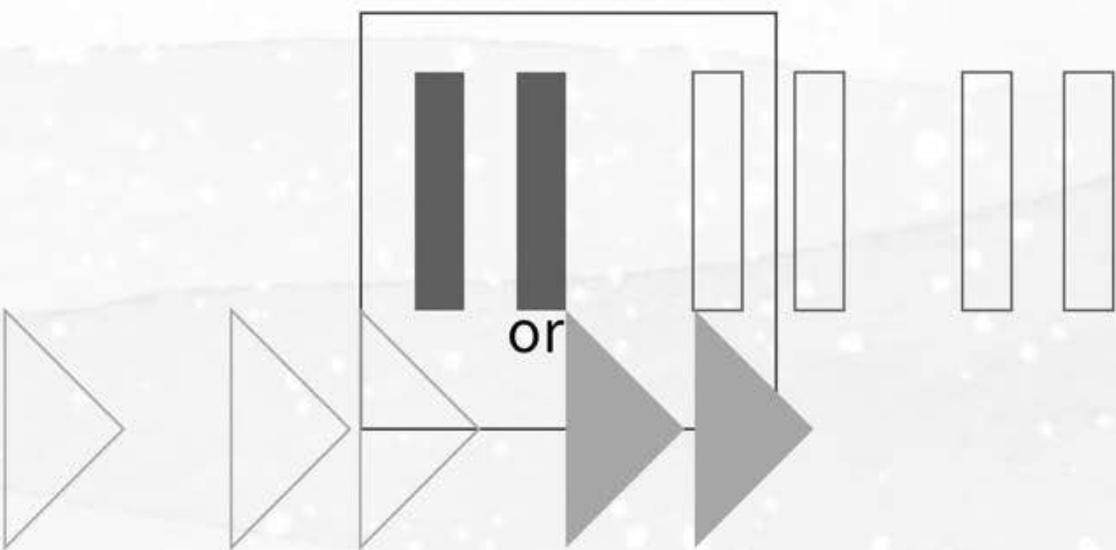


— 2020新冠疫情下的
教會與新媒體

普世佳音出版



2020新冠疫情影响下的 教會與新媒體

普世佳音出版

暫停還是快進

——2020 新冠疫情下的教會與新媒體

作者：安平、陳智衡、邱慕天、董家驊、胡志偉、黃磊、林偉清、劉凝慧、
陸尊恩、秦路、蘇永耀、蘇文隆、余日新、王林、Asaph Wang

編輯：慕溪、飛登、至信、傅珍、香蓉

封面設計：春花燦爛

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

版權與作者共有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Pause or Fast-Forward: The church, new media, and the 2020 pandemic

Author: Jerry An, Jeshurun Lin, Mu-tien Chiou and others

Editor: Luke, Freedom, Jackson Tong, Alice, Jessie Chen

Cover Design: Chunhua Liu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 2020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t for sale.

Published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700 28th Street SE, Grand Rapids, MI 49508, USA

G.P.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backtogod.net

ISBN: 978-1-7327390-5-5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目錄

🔌 前言 | 1

▶ 前瞻 | 3

- 01 後疫情時代的教會與新媒體 | 安平 4
- 02 新媒體帶來的改變與因應策略 | 王林 18
- 03 對新科技挑戰的神學省思 | 邱慕天 23
- 04 轉化觀念，善用新媒體 | 黃磊 27
- 05 教會如何走進公共領域？ | 陸尊恩 30

▶ 探索 | 34

- 06 疫情下的線上崇拜，符合崇拜的本質嗎？ | 劉凝慧 35
- 07 隔離期間，聖禮該怎麼辦？ | Asaph Wang 39
- 08 自律隔離？疫情下服事的挑戰和機遇 | 蘇文隆 46
- 09 疫情牧養？送給牧者的七個錦囊！ | 秦路 53
- 10 疫情隔離下，教牧同工該怎麼提升領導力？ | 胡志偉 57

|| 省思 | 61

- 11 當聚會變為直播後，到底什麼是崇拜？ | Asaph Wang 62
- 12 崇拜的本質 | 蘇永耀 66
- 13 “網路聖餐”的三大神學難題 | 邱慕天 71

14 網路聖餐面面觀，從更寬廣的普世教會視角！ 林偉清	76
15 實然的疫情，應然的聖餐？ 余日新	94

▶▶ 重構 | 104

16 復工復產熱火朝天，教會重啟舉步維艱，下一步該如何走？ 林偉清	105
17 當“神學無用論”成為抗疫顯學 邱慕天	113
18 疫情為普世教會更新提供的五大契機 董家驊	118
19 疫情下，新媒體牧養的三個轉變 胡志偉	121
20 暫停還是快進？——再思後疫情時代的教會與新媒體 安平	124

◀ 附錄 | 134

晚清時期鼠疫的歷史反思：基督徒為了什麼而存在？ 陳智衡	135
歷史上的大流行病與公共崇拜 John D. Witvliet, Noel Snyder, Maria Cornou, Chan Gyu Jang	144
■ 注釋 (Endnotes)	152

前言

一場疫情，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隔離下，教會的各項事工也被“逼”到了線上，被逼面對新媒體帶來的種種機遇和挑戰。一些曾對新媒體抱有質疑和觀望態度的教會，開始體會到它高度的便利性和靈活度。很多從未使用過 Zoom、打卡圈、短視頻等來開展事工的教牧，現在成了媲美主播的網路達人。當然，也有些人面對這太快太大的改變，也有不安和擔憂，或繼續維持原狀，或開始認真反思……

不管各地的教會在這個譜系中處於怎樣的位置，不得不承認的是，疫情下新媒體事工的實踐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舊有的觀念和看法，催逼人們去思考習以為常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教會？崇拜的本質是什麼？聖餐在網路上進行是否符合教義？線上牧養和線下牧養的關係如何處理？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新媒體的出現，啟動了教會的媒體性和公共性，關於新媒體和教會的思考也早已開始。普世佳音近十年來向新媒體的全面轉型，以及和眾機構一起舉辦話語論壇和網路宣教論壇，正是出於這樣的考量。如今因著這場疫情的催化，實踐倒逼反思，新媒體事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教會型態發生改變的同時，一場大討論終於全面開展且如火如荼地進行。1月下旬開始，我們在微信等平台上也特別組織一線牧者、神學研究者和媒體人進行專題討論，現精選其中 20 篇編輯成書，希望可以為普世華人教會提供參考。我們深知這並非答案，而祈盼是開啟進一步深入思考的起點。

如今半年過去，疫情還在繼續。回頭來看，這近六個月的時間裡，若我



們沒有參與到疫情的媒體事工當中，也沒有引發任何討論的話，那實在是對這場危機的一次浪費。或許就此書而言，記錄和見證這個百年一遇的時代，便是其最基本的價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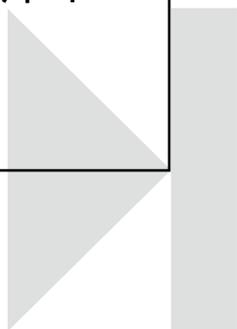
本書主要份為四個板塊。前瞻篇：側重探討當下教會和新媒體的大趨勢；探索篇：為疫情下的崇拜和牧養提供各樣具體的實踐建議；省思篇：旨在從神學角度思考崇拜、聖禮等的本質，為事工提供思想指導；重構篇：重點探討教會重啟以及內部整合。

這四個板塊也是這一路以來大家經歷和思考的幾個階段。一個人、一個點看到的“疫情”，所理解所思想的畢竟有諸多局限。相信透過這些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北美諸多學者和牧者長期研究和實際經驗的分享，能幫助大家有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當然，由於時限所致，且本身尚處進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剛剛拉開序幕，未來很多重大技術發展以及對媒體生態的影響很可能超出我們的預期甚至想像；這些思考也一定難以面面俱到、盡善盡美，我們期待有未來有更多用智慧忠心服事神的人在這一領域繼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或許與其說這場疫情帶給我們的不是“暫停”，而不如說是“快進”。面對更加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我們深知且確信“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 1:19）且“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 8:28）

2020年6月

前瞻



01 後疫情時代的教會與新媒體

安平

一場疫情，將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教會“逼到”線上。從初期相關工具的使用教程，到實際牧養和宣教挑戰的討論，乃至關於聖禮和教會論等神學討論，新媒體事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一方面，絕大部份教會仍然把線上聚會當作過渡手段、權宜之計。大家期盼的還是早日恢復線下聚會；另一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大家發現技術上原來很容易，也降低了不少成本，效果也不錯。

然而，新媒體教會只限於此，或者說就是這樣而已嗎？

線上聚會很可能成為教會新常態

在大家開始線上聚會時，單從疫情發展看，我們當時估計至少三個月。要完全恢復線下聚會，恐怕要半年以上。

一方面，我們非常能體會教會希望早日恢復聚會的心情，但教會無論是出於公共責任還是愛人如己的考慮，從心態上首先就不能急於“復工”。再加各種外在因素，線上聚會很可能成為教會新常態。因此，從時間和形勢上不能把線上聚會當作過渡手段和權宜之計，這是我們要有的一個心理預備。另一方面，新媒體事工乃至新媒體教會也絕非只是轉換一下陣地，也並不只是工具而已。新媒體最難的其實是觀念和思維模式的轉換，以及相應方向和策略的調整。

我們推動新媒體事工已經不下十年時間，坦白講，大多數教會都不太重視。近年來有些改善，但還是相對邊緣。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教會不用再去爭論要不要線上聚會等等那些過去看來很關鍵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也很難得，很嚴肅的事情，教會必須警醒、反思、認真探討，否則就錯失了這個機會。

疫情下的教會形態

我有一個簡單的觀察，就是過去這幾年中受到外部壓力影響而不得不分散聚會的教會，也因此較多開始使用新媒體，面對這次疫情也就相對比較從容。香港教會也是去年下半年以來，開始比較多用線上聚會的方式。

另外一個比較殘酷的現實，就是老年人比較多、比較小一點的農村教會面對這次的挑戰就比較辛苦，缺乏資源也無法很快適應，甚至真的只有停止聚會，需要特別地關懷和說明。

現在大家對線上崇拜基本上已經沒有爭論，因為也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不過對聖禮還有很多討論，比如針對網上能不能領聖餐的討論很多，也有不同的建議和指引。有很多人選擇等等看，或者說等到恢復線下聚會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問題是一兩個月能等，三個月不守聖餐，可能很多教會就等不了。

所以這次疫情也激發了大家在各個方面的思考，逼使我們反思教會的本質：到底哪些是我們真正不能捨的？哪些是我們曾經以為不能捨棄的原來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甚至效果比原來的、預期的更好？這些都是極為有益的探討和思考。

教會最重要的挑戰

當然疫情終將會過去，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個世界將會更加充滿不

確定性。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一定都會有很大的變化，教會需要面對。

但有一個方面長期被忽略和輕視，就是科技發展帶給教會的挑戰。當今時代，科技對人類生活乃至行為的影響和塑造的力量與日俱增；新媒體及其背後所反映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其最大特徵就是“顛覆”。

2011年7月溫州動車追尾，當時我在溫州機場準備離開，當地同工短信告訴我說，就在之前我們聚會所在教會不遠，他們趕去救人了。那天雷電交加，飛機晚點，到了北京已是早上。打開電視發現最早報導這件事的不是記者，而是動車裡面的一位乘客，他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在微博上發了一個資訊。此後所有的報紙頭條、電視新聞用的都是他這張照片，因為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比他更快、更準確、更身臨其境的報導。

當時我比較少看微博，覺得140個字寫不出什麼東西。可是現在我才意識到這太厲害了！以我對傳播粗淺的理解，我覺得它把整個傳播的所有的要素都顛覆了。所以我馬上買了一本書，就是李開復《微博改變一切》。

回到北美之後，我對同工說，這是我們的教科書，趕快學。並且在當年的北美網路宣教論壇上，我分享的就是這件事和這本書。相信我們都看到了過去10年來，新媒體對整個中國社會、整個世界帶來的巨大的改變與影響。

新媒體及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各行各業特別是傳統產業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我們也享受其所帶來的便利。但我們卻忘了一件事情，其實教會也深受衝擊。因為第四次是工業革命所衝擊的物件，就是那些權威的、有建制性和組織性的機構，教會、婚姻、家庭也在其中。甚至我覺得它對婚姻家庭的衝擊更勝於同性戀對婚姻家庭的衝擊。比如說現在有一種性愛機器人，以後最大的問題是它不只是性愛機器人，而是還能跟人談戀愛！這對社會倫理方面的挑戰也非常之大。

科技改變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

過去我這20年都是做媒體的服事，接下來我從傳播的這個角度來分享

6G，體會到它帶來的改變。

新媒體帶給教會的重要影響

那跟教會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新媒體給教會帶來最大的兩點影響，即：新媒體啟動了教會的公共性，也啟動了教會的媒體性。公共性跟媒體性當然是教會本來就有的，是新媒體把它啟動了。這次的疫情把教會整個逼上了新媒體，也逼向了公共。我們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公共事件。

這場疫情對社會也同樣有這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線上教育和在家辦公。我們原來覺得線上有些東西做不了，可是現在發現其實很多事情線上都可以；第二，人們的公共意識前所未有地增強。現在你老老實實在家待著，就是為社會做貢獻，就是公共關懷。

而且人們還意識到一個問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例如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微信海嘯，前所未有。之後發哨子的人，更成了史上最大的一個集體行為藝術。

疫情也逼使教會大量地使用新媒體，所有的教會現在都線上。先是中國教會，接著是全世界的教會。疫情也逼著教會認識到公共性，不認識不行。

我們都知道“這是天父世界”，也是“聖而公之教會”，我們的宣教使命也是大公性的。因為本來福音就不是只為著我們個人的。

教會對新媒體的觀念誤區

教會一直以來對媒體、新媒體抱持的態度和觀念是怎樣的呢？我總結有以下三種觀念：

第一，悲觀（異化論）：這種觀念認為，教會有新媒體，牧師一不留神成明星了，一成明星就腐敗了，就快變成了美國某些電視裡面那些騙錢的神

就是要讓人從我們身上能夠看到基督的形像。

我有個口號：教會本來就是最大的媒體機構，宣教要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這個自媒體時代，哪怕是只有 30 人的一個小教會，如果這 30 個人能把每個人的媒體性充分發揮起來，就比很多的媒體機構都大。可能華人教會裡面還沒有這麼大的機構。

第一，微信每個人可以加 5000 好友。換句話說，每個人把自己的朋友圈經營好得話，就可以直接覆蓋 5000 人，還不包括參加的各種群。那你教會的會友每天在朋友圈裡發的都是什麼呢？他又加了多少個群呢？他們能不能在自己的朋友圈裡面體現出作為一個基督徒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和生活呢？朋友圈就是你最大的一個禾場，最近的一個宣教工場！

每一個信徒如果能夠把朋友圈經營得好的話，就是很大的一個媒體，那主任牧師豈不就是一個超大的媒體機構的老闆？所以教會要像培養宣教士一樣培養信徒，教他們學習怎麼在網上去宣教，學習朋友圈的寫作，學習網路語言，瞭解其中的文化；要學習怎麼能夠在微信群去發，跟大家分享福音。

不但如此，教會也要像培養媒體人一樣培養信徒。需要讓大家更多地意識到，原來我自己就是一個媒體，原來別人認識我，認識我的信仰都是從我的朋友圈裡認識的。現在很多公司應徵，他都會查看應徵者的社交媒體帳戶，瞭解一個人的性格特徵等等。因為往往微信上面的你比簡歷上的你更真實。微信提供了一個認識我們自己，別人認識我們的“上帝視角”。

宣教要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教會差派宣教士，不妨先從指導大家經營好朋友圈開始。

5G 與教會何干？

那麼 5G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我覺得對兩個領域帶來最大的改變，第一是傳播，第二就是教育。傳播和教育也正是我們大使命裡最核心的兩個方面。

今天我們還是 4G 時代，我們用視訊會議的方式遠距交流。如果 5G 成熟了，甚至進入到 6G 的時代，AR 等開始應用，我們就會更立體地像真的面對面一樣。有人開玩笑說，疫情使老師變成主播，不過有時老師一提問，大家就不動，裝卡。到 5G 時代就裝不了了，整個的體驗會變得更加身臨其境。

整體而言，5G 時代將打破虛擬與現實的界限，拓展資訊傳遞的媒介和方式，更重要的是改變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會帶來虛擬和現實的疊加跟融合。

就是說，VR、AR、HoloLens 等等將逐漸廣泛應用，Machine Learning 會持續發展。帶來的結果就是想像力跟生產力可以快速轉換。只要你能想到的東西，都能用最快的時間、最簡單的成本把它生產出來。

虛擬跟現實的疊加融合，聽上去很玄。線上聚會我們過去常常說是虛擬的聚會，但現在我們大家都體會到了，只要是真實的人的聚會，無論線上線下都是真實的。其實我們基督徒本身就生活在一個虛擬跟現實的疊加與融合裡面。我們“在地如在天”，還有“主的靈與我們同在”。這於不信的人來說就是個虛擬的世界，而我們就生活在其中。

5G 以後，人跟電腦會進一步疊加跟融合。深度學習、意念控制、大腦晶片等會更加常見。大家不要害怕這種東西，不要覺得這個是獸的印記之類的。因為現在其實手機已經成為你人體的一部分，未來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差不了太多。

還有就是知識和體驗的疊加跟融合。《未來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說，

知識就等於體驗乘以敏感度。過去我們學習知識，很大部份是通過閱讀書本進行的。但是科技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一個體驗性，然後疊加融合，這將會對教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我們已經在這個趨勢當中了，比如說現在我們學習知識變得碎片化、圖像化、視聽化、場景化、感受化、處境化。有時我們對這些現象很反對，但我一開始就講過這是一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會變得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圖像化，越來越視聽化。這些改變會給我們學習、認知世界帶來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效果，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潛移默化。

新時代需要的幾種能力

在未來這個時代我們所需要的能力也不一樣。過去是要有好記性，要多做筆記，但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交給我們的手機去記憶了，誰還記那麼多電話號碼，誰還記怎麼走路呢？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因為資訊太多。包括背聖經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可以用背聖經來鍛煉記憶力，但是我們會發現我們會越來越只記得關鍵字就可以了，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找到想要的，還有很多相關的。

另外我們發現，過去如果提出一個偉大的異象往往能凝聚一群人。但現在越來越難，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凝聚很難。教會也是如此。那麼就需要鍛煉我們的整合力，從每一個人裡面找到大家共同的那一部分，整合起來。從凝聚力到整合力的難度是更高的，需要更加地謙卑、忍耐和愛人如己。

還有就是從注重專注度到注重靈活度。誰能想到今年一開年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會演變得這麼嚴重？如果沒有靈活度的話，按部就班、循慣例，根本沒辦法適應這個變數。

深地記在腦海中。

推動有信仰內涵的美育

當未來變得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感受化、越來越體驗化的時候，是不是很多異端會出來？會不會讓人們更加自我？我們那些純正的教義該怎麼傳承？

過去一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什麼能將信仰體驗化？我後來想，哇！可能是藝術！

為什麼這麼講？你想想看，在天主教那個時候，改教之前信徒大部份都是文盲。那在那個時代，信仰是靠什麼傳承的？不就是藝術嗎？所以天主教在藝術上非常強大，藝術家用建築、繪畫、雕刻、音樂、戲劇來承載、傳遞他們的信仰；也包括透過儀式帶來的宗教感。

當我們面對新媒體的一代人，我相信藝術會變得非常重要。另外，我也想到其實教會的崇拜本身就是藝術。崇拜不只是講道而已，從詩歌、禱告、到頌榮，還有聖禮以及那些儀式感，本身就是一場藝術的呈現。如今我們線上聚會，也需要好好地整全地規劃，才能帶給人深刻的體驗。

所以我認為未來教會要重視科技，另外就是要特別重視藝術。如果我們看重神學、看重教理教義，那麼就一定要重視藝術。要學習怎麼能夠用藝術來承載、傳承信仰。

很實際的一點就是首先我們要提高有信仰內涵的美育。這些年海外很多留學生，跟過去很不一樣。有人總結得很有意思，說過去只要煮幾個家鄉菜，人就來了。可是現在不行了。你光煮菜不行，還得有菜單；功能表還得有設計，要好看；桌上還得鋪桌布，鋪桌布還不行，還得點蠟燭。一方面是現在人們審美提高了，要求高了，另一方面教會本身的美感也要提高。教會本來就是

年輕人需要什麼樣的教會？

2020年1月份 World Vision 針對新一代年輕人的信仰狀況發佈了一個調查報告。其中提到，年輕人平均花 3000 個小時在電子媒體，而信仰的內容僅占 5%。教會的新媒體可以說全軍覆沒。

他們這個報告沒有包括中國大陸，但是我們普世佳音在過去幾年也做了兩個微信報告，2017 年的結論是“劣幣驅逐良幣”，行銷號氾濫，拉低基督徒智商，嚴重傷害教會形像；2018 年我們不甘心，對一些比較優秀的主內公號做了深入研究，發現普遍缺乏公共關懷，缺乏與時代和社會對話的能力。

World Vision 的這個報告也發現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對信仰其實保持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也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物質化，而是有很強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他們特別需要一個能夠在情感上有連接的教會，也就是關係化。他們對教會最反感的地方是教會假冒為善，光說不練。他們想要看到的教會，想要從基督教裡面看到的不光是真理，更是行公義、好憐憫，也就是教會公共性的體現。

新的一代不只是想做一個屬靈的消費者，也想成為教會的一個貢獻者。他們希望教會能夠幫助成為讓他們有機會鍛煉領導力的地方，也正是我說的從自我成長到開放共用，而這不正是我們所期待的嗎？

不要浪費這次瘟疫

除了關係化、體驗性、公共性、共用性，現在還有個詞叫“後喻性”，直白地講，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年紀大的要向年輕人學習。

疫情嚴重之後，教會必須考慮線上聚會的時候，有位溫州教會的牧者給我打電話，問我該怎麼辦？怎麼做直播？我說你別問我，國內直播發展太快，我也不清楚具體情況。但是有一個人我知道，你可以去請教，就是你們教會

的年輕人。保證給你做得又快又好。他說，我也想到了。也是這樣。

這個其實可以說是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特徵，是新媒體的特徵，也是一個新媒體事工、新媒體教會的特徵。

中國已經逐漸進入“後疫情時期”，我真心希望不要浪費了這前所未有的機會，只是把它作為權宜之計、過渡手段，等到恢復線下聚會，大家就忘了。而是借著這個機會，好好學習，認真思考，把線上跟線下能夠疊加融合起來，能夠把年輕人培養起來；對外更多地參與到公共事務裡面，展現教會的公共關懷，對內能夠建立起一個真實的、在情感上有生命連結的、有機的生命共同體。

本文根據作者 2020 年 3 月 16 日線上講座整理，經作者審訂，有所刪減。

原標題：《重磅 | 後疫情時代的教會牧養和新媒體》

原刊於：今日佳音、尋求你面微信公眾號 3 月 24 日

作者簡介：安平，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執行主任、宣教牧師。長期以來專注於新媒體事工的開展、推動和研究。

02 新媒體帶來的改變與因應策略

王林

虛擬世界 VS. 真實世界

新媒體帶來的變革確實是顛覆性的，整個人跟社會都會因此被重構，新的關係會被建立起來，舊的關係最後會變得毫無意義。

例如，關於“什麼是線上”，我感覺線上是一種很真實的人際交往模式。在談到新媒體的時候，一個最大的誤區就是人們認為線下是真實的，線上不是真實的。我現在越來越不太認為這個虛擬的世界就真的是虛擬的世界。它真的是虛擬的嗎？還是只不過是人的意識、思想的一種延伸？

我認為人其實一直同時生活在我們的頭腦所構造的世界和我們現實的這個物質的世界。這也是舊約所記述的：神從泥土中創造了人，吹了一口氣進去，他就變成了有靈的活人（參創世記 2:7）。從最開始被創造的時候，“人”就同時是一個物質的存在，也是一個屬靈的存在。這兩個永遠是互相交融的。

我們從另一個層面看，如果你認為“人”的存在有很多維度的話，你會發現，我們人所存在的重要的維度都已經線上上發生，比如網購，現在基本都線上上完成。線上是虛擬的嗎？那個數字是虛擬的嗎？

比如情感，以前你很難認識、召集到從來不可能認識的人。但是正如這次線上的交流，我相信安平老師線上分享完了後，我們所有的人都對他有一定的情感的認識。這是一個真實的互動，不是一個虛擬的交互。你不能夠說

他線上上這麼說，就跟他當面跟你說不一樣。事實上，新媒體時代，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幾乎都是透過線上完成。

新媒體帶來顛覆性的改變

此外，其他人類生活所有的最真實的方面都已經線上上發生，為什麼線上的這種情況會導致顛覆性的改變呢？是因為人存在的範圍和維度發生了改變。過去我的思想就停留在房間裡，我今天對誰不高興了，我今天受到什麼挫折，沒人知道，也不在乎。

但是現在不一樣，例如以前有一個弟兄或姐妹聽到牧師講的不舒服，但沒人知道，而現在他可以在教會的微信群發一長段評論。所以有時候牧者很不習慣，就覺得怎麼能這樣，但這是不可避免的。每一個人已經變成了媒體的一部分，以前牧者是一個聲音，現在是不同的聲音，這是無法回去的現實。我們永遠不可能再變成只有牧者這一個人表達觀點，即使某弟兄或姐妹的思想再不成熟，他對於信仰有一個真實的情感和感受，他必須要表達出來。

所以這種顛覆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破壞性的，以前建立起來的這個架構——只讓某一些人說話，只讓某些權威的聲音說話是不可能維持的。我們唯一的方法是面對並且回應。

另外一方面，它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以前一個人封閉在其中，“我”不對這個社會產生影響，但另外一個方面意味著，這個世界也不能對我產生影響。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我給了我們教會一個姊妹一個牧養的建議，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我可以給予這樣牧養的。這位姊妹的丈夫不信主，所以她家裡的矛盾衝突很大，十幾年了，她的脾氣也很大，她從小生活在一個特別優越的家庭，所以也被慣壞了，她總是想要發脾氣。然後有一天，我跟她處理這個問題，處理了好久了，她也一直是在我們最親密的同工團隊裡面，

終於有一天，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了，我對那個姊妹說：“要不這樣吧，你下次要發火的時候你可以發火，但是在你向你老公發脾氣之前，你先給王牧師發一條短信，說，‘我要發火了，你不需要說太多，你甚至沒時間打‘我要發火’，你就說‘發火’或者或‘火’就行了，王牧師為你禱告，也不用我那個時候回應。”

我想說這一點是什麼意思呢？以前我要切入她的生活，我必須要跟她見面，要跟她對談，現在這個時代，我可以在她最需要牧養的時候提供說明，而一切需要的時間就兩秒鐘——她打開手機給我發一條資訊。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用呢？這個姊妹之後很少給我發短信，但就那麼兩秒鐘的時間，在她的生命中給她最需要的說明。

我所牧養的牧區裡面大概兩三百人，其中有十幾位是抑鬱症患者。其中有個非常嚴重的姐妹，抑鬱症嚴重時她就想自殘了。我跟她說，你每次想自殘的時給我發消息。昨天晚上她發資訊說抑鬱症來了，有時抑制不住地流眼淚。所以我想說的是什麼意思？就是新媒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我們可以在以前根本無法服事他們的場合來服事他們，可以介入到他們生活的時間點裡面。

打破教會和個人的界限

以前受限於媒體存在的形式，教會是逼不得已地存在於這樣一種狀態中，我們大概可以把一個人的社會生活分成“教會”和“個人”。

在教會層面是主日聚會、小組、禱告會的時間；在個人層面，是工作、家庭和親友的時間。

在教會裡比較委身的基督徒，每週到教會 2~3 次，每次 2~5 個小時的時間；其他的絕大部份的基督徒，剩餘的時間在其他的方面。

在教會裡面所接受、談論的內容和個人的時間也是不一樣的。正如安平老師說，在社交媒體上 5% 的是信仰的內容，那麼在教會裡面呢？幾乎全部都是信仰的內容，有真理的教導，有團契，有操練；但是當回到個人生活的時間中，絕大部份是什麼？僅是靠他個人的操練，實際上你沒有辦法介入、監督、提醒、鼓勵；他軟弱時，都沒辦法問。

所有的這些東西也把教會的人分成兩類人：一類是教會的教牧同工，或核心志願者，這一類絕大部份的時間花在教會的場合；另外一類是絕大部份信徒，他的時間比較多花在非教會的場合。

我們常常說不要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但是我們生活的狀態和規律就已經把我們變成了星期天的基督徒，我們在個人的生活的時間裡面和教會的生活時間裡面的核心內容和議題是不一樣的，個人的生活中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房子、車子、情感、關係；教會裡面是關於上帝的事情。

當新媒體把“人”不斷延伸了以後，最大的效果，是它打破了教會和個人存在的界限。教會的領袖可以將信仰有關的內容一早發出去。牧者希望每天都對教會的人能夠說話，每一天全新的內容對他有一個表達，我可以做到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最需要我們的時間點，他碰到這個問題，他隨時可以通過微信來回覆我，我的微信永遠敞開，而且我承諾所有人問的所有問題，我一定回答，有可能是推遲，但是我一定要回答。這樣表示他任何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可以得到幫助。有很多人僅僅把他的問題表達出來就已經被幫助了一半，所以這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那麼，我們怎樣去面對線上提供的機遇呢？以下是我的思考：

(1) 積極利用各種線上的管道，使傳統教會的許多功能，如教育、傳媒、陪伴、牧養等功能，有效地介入個人生活中。主動組織進入，投入力量，把適合的內容和安慰，按照合適時間點浸入他人的生活中。有時是音樂，有時

是圖片，有時一首 MV……最終達到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時間點，牧師、傳道或弟兄姊妹都在需求者那裡的目的，更全面地實現信仰和生活的對接。

(2) 幫助個人全方位、迅速地成長。我們現在做的，特別是我們很多團隊所做的事情，是按照這樣的策略和思想：就是怎樣投入最優秀的資源，最大程度地浸入到每個信徒的生活當中，使信仰與其生活的接觸點不是每週發生一兩次，而是以不同形式、不同平台、不同聲音，每天發生 10 多次。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更有效地接觸並影響對方。也許每次接觸不一定像主日講道那麼深刻，但每次接觸都留下那麼一點點，積少成多以後，幫助他完成生命的轉變。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有所刪減。

原標題：《一線的牧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新媒體？讀完很受啟發！》

原刊於：5 月 3 日 今日佳音

作者簡介：王林 / Franklin Wang，牧師，舊約博士。

03 對新科技挑戰的神學省思

邱慕天

疫情肆虐下的新常態，更多是在社會結構下加速的“國家隊”高效率生產模式、是更多依賴傳播科技取代生理接觸的溝通模式、是更多“防疫如同作戰”修辭催生的新技術實驗性應用。

當趨勢成為新常態，也因此意謂更多承平時期的保守與因循的社群（例如：教會），被科技推著向前。是如今在教會的語言中，開始可以鼓吹犯錯——我們可以犯錯，甚至應該大膽嘗錯、更多犯錯。

但是，對新科技的追逐與使用，是否一不小心離了神的心意？如果新常態是另一種極端，當犯錯成為顯學、甚至“人不荒唐枉少年”變成一種美德、激進的實用主義難道會變成真理觀的唯一依歸嗎？

我指出，我們能從“效率主義”和“工具主義”兩點來對科技發出提醒。也許，對新常態真正的思考，會從這兩點帶出我們對神的需求和認識。

當科技來自不完整的人性

科技本身，是“人／人性”的延伸與放大。這話不是出自於我，而是 Marshall McLuhan。因而，對科技的崇拜“效率主義”，可能是一種“人性自我膨脹”的追逐。崇拜科技本身，而不是神，那就是“偶像崇拜”——當然這種比較“衛道”的表述，比較不觸動人。不如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話也不是出自於我，而是 Nokia 的廣告詞。

然而真正的人性，是基督裡的人性，是人類創造與受造的本相。科技能夠放大及補足的，可以是這個本性——例如，醫療科技，讓斷肢的人重新行走；讓雙目失明的人重見天日。

但它也可以是貪婪膨脹而扭曲的人性——例如，對醫美整容的癡狂，傾盡積蓄動刀 50 次人工整臉仍不滿意。例如，對超能力的追逐，透過“聰明藥”或禁藥荷爾蒙，妄想得到作弊的競技成績表現。

以為放大本身的“數大便是美”，或是一味追逐“效率”更好的科技主義，那就是科技可能對我們靈魂的傷害。

當科技成為塵世虛空中的徒勞與破壞

即使是工具化地使用看待科技，得出：“工具主義”的觀點（即科技為了幫助另一件它所效勞的事物能良好地運作而存在著它的功能價值），但如果這些被科技所效力的物件本身，離了上帝真理的光照，它仍然無法帶我們脫離這世界內部迴圈的苦難。

我舉了自己工作多年的新聞媒體界為例。科技，或說技術、技藝，能帶動新聞事業的成功。更快的速度、更炫目的編排、更無孔不入的 SEO、更精準的受眾行銷，帶來廣告、流量、點閱數、影響力。

但如今我們見到這種所謂“成功”，輕易地被用來破壞那些 100 年前基督教社會福音與公共神學所爭取奮鬥得出的“新聞價值公約” / 媒體倫理 / 第四權。

對公共利益的無視、對受訪者的騷擾或無事實查證的抹黑報導、搶快而浪費社會心力資源的假新聞 ... 科技很容易，就在世界離開了上帝美好心意的每個地方“助紂為虐”。

時尚工業宣揚的美，可能否定了“創造主眼中的善”；軍武科技，可能

被投射來威懾生命和敗壞血氣；財務金融工程，可能剝奪勞動者的辛勤果實、異化階層，以及效力於資本家的貪婪……“工具主義”的科技應用思維，並不能免除科技被用作於惡。

向著創造者（Alpha）與終結者（Omega）的科技神學

最終，我們只有既愛神又愛人——就像是基督裡神性與人性的調和並立，才能對科技做健康而整全的思考。

基督教神學說這個世界有“罪”，乃不是淨指這個世界的道德污穢與干犯，應受到神的烈怒降罰。那是一些異教信仰的主軸。

基督教神學“罪識感”的關鍵，也遠遠不在於要求個人性的自我否定、自覺污穢、自我譴責；而是要求我們宏觀地認識到，受造世界與神的“關係”是處在一種被破壞的疏離狀態，偏離了“造物者美好的心意（His intent for the creation, for what is the ‘nature’）”。救贖既是針對個人的靈魂，更是為著持正宇宙軌跡的秩序而存在。

所以，“神學”如此重要，因為那概括了這世界“探索神的心意”“尋求祂的啟示”“與祂建立關係”的一切活動。“基督教神學”則在耶穌基督榜樣與救恩的把握下，“探索神的心意”“尋求祂的啟示”“與祂建立關係”。

“科技”像是一輛馬車，不斷地奔馳向前。“效率主義”追求馬車奔馳的速度，或者它能夠日行千里；“工具主義”則為著人類社會心目中既定的方向，驅馳引領這輛馬車。

但如果說，這個宇宙存在著一至高的主宰，向著世界啟示著祂創造的藍本、祂對終局的心意；那麼全人類、整個受造界，就是為著回應祂而發展我們的歷史。

光是漫無目的般加速驅策“科技”這輛馬車（效率主義），或是確認這

輛馬車有上駕駛在引領（工具主義），本身都仍不足夠、都仍然只會將科技指向滅亡、指向惡途、指向徒然與虛空。

無論科技多發達、無論人類走到哪一天，這點都不會改變：按著創造的藍本（Alpha）、按著終局（Omega）的目的地進發，我們才能夠修復或爆發出這輛馬車真正的價值、真正的善（virtue）。這是對人性的謙卑，亦當是基督徒之所信。

原刊於：5月25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邱慕天，神學研究者，曾任《臺灣醒報》副總編輯。

所以，在武漢封城的第一天，我們開始錄製視頻、音訊，每天都用這些音訊、視頻來關懷、牧養、教導、鼓勵我們的會眾。所以他們在最初的時間裡可以很快從驚慌失措、灰心喪膽中恢復過來，重新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喜樂，可以正常地生活和服事。這是很切實的經歷和見證。

改變觀念，善於發聲

可以這樣說，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時刻，沒有一件事情，沒有一個人是不夠被用來榮耀神的。撒瑪利亞的婦人，妓女喇合都可以被神使用。

很多時候我們對新科技新媒體排斥或拒絕，更多的是源於既有的成見和先人為主的觀念，認為這不合傳統。就好像今天還有人爭論不能用吉他只能用鋼琴敬拜神，忘記了當年人們不能接受使用鋼琴而只能用管風琴。這是對神的局限和限制。

對於中國教會來說，我們過去由於環境、傳統以及教義的問題，我們退出社會，自我邊緣化，跟耶穌“進入社會”的教導恰恰相反。這其中有環境限制的問題，更主要是我們的觀念問題。我們對社會問題的冷漠，對公共需要的冷漠，導致中國教會不管有多少人數，其影響力都非常有限，與人數發展不成正比。

其中對社會公益，包括社會責任和社會關懷的缺失缺位缺席，使我們在社會上也是不被關注不被待見的一個群體。現在新媒體時代，使大部份牧者、教會和基督徒個人有機會進入公共領域，對公共事務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符合聖經的看法，這一點極其重要。希望教會牧者可以善用這個工具，善於在這個平台上發聲，帶領會眾得著這個領域。

克服難題，善用新媒體

在多媒體使用的過程中，很多技術技能需要學習提升，對會眾和牧者來說是一個挑戰。對牧者來說，很多人都習慣了對人群講話，現在對鏡頭講話是很不習慣的，往往要反覆錄製、剪輯，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礙，及提高相應的技術。

當然對於中國教會來說還有一個使用安全問題，大家在語言上要特別注意，對最壞情況也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替代方案。當然用新媒體聚會還存在一些目前需要思考和斟酌的地方。比如說人不見面如何舉行聖禮的問題，包括一些倫理方面的思考，都需要我們去認真探討。

總而言之，對教會而言，新媒體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尤其是這次疫情把我們“逼上梁山”，使我們進到一個必須使用新媒體的時代，否則連生存都不可能。但是我們不要僅僅為了生存，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地看待這個問題，得著這個領域。使每一個牧者都成為善用工具的專家，使每一個平台都成為宣揚真理的平台，成為傳遞基督的大愛，揚起神的真理的旌旗的地方！

原標題：《一線的牧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新媒體？讀完很受啟發！》

原刊於：5月3日 今日佳音

作者簡介：黃磊，武漢下上堂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05 教會如何走進公共領域？

陸尊恩

新冠疫情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之一，同時成為多方面的公共議題。教會必須要認真思考並回應這個問題。

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身為一個在北美服事留學生群體的傳道人，我經常同時接收來自大陸、臺灣、香港年輕人，還有美國千禧世代的資訊。

我觀察到年輕世代對於公共議題的認知差異很大，價值觀點與政治立場很矛盾，而且有越來越分化對立的趨勢，即便是基督徒之間也難有共識。

公共議題一向敏感，教會一般選擇沉默，遠離是非，專心祈禱。但公共議題經常牽涉到倫理問題，必須適時做出回應；當理念轉變為政策，教會才開始警覺抗議，則為時已晚。

許多牧者意識到建構“公共神學”的重要性，願意親身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甚至付諸行動參與公共活動，“傳福音”與“行公義”之間的分寸拿捏，卻是一個艱難的生命功課。

教會平時對於公共議題的理解並不深入，面對社會衝突時貿然對公共議題表達立場，又顯得愚拙失據。處於一個基督信仰與公共環境經常發生衝撞的時代，我們需要尋求神，為教會指引出路。

從解經到神學、神學到實踐，需要經過嚴謹的討論。沒有理解議題就不要談實踐。正如牧者與科學家辯論宇宙起源、生物演化、智慧設計時，必須掌握知識的細節才能進入有意義的對話；牧者若沒有做好自己的功課就搬出約櫃，還是可能敗給非利士人。

二、中立不是最好的立場，傾聽才是最好的立場

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是必須願意接受對立的資訊來源。人們對於公共議題的認知落差很大，很多爭論圍繞著什麼是“客觀事實”，彼此指責用“意識形態”“身分政治”“雙重標準”“陰謀論”去塑造大眾的觀感。

牧者可以作教會表率，留心分辨哪些是確定的、可靠的、真實的資訊，那些是猜想的、武斷的、扭曲的資訊。

三、牧者可以促進不同觀點的會友交流

社會經常被公共議題撕裂，但基督徒之間共同處還是比較多的。牧者一旦開始深入研究實質問題，很快會發現公共議題是複雜的，觀點是多元的；許多我們直覺上認為完全錯誤的立場，其實存在相當好的理由，而且不一定違背基督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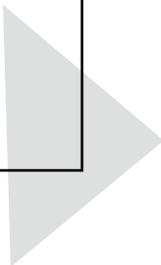
牧者可以促進不同觀點的基督徒在愛中交流，幫助弟兄姊妹對公共議題產生更平衡、全面的理解，澄清值得尊敬的立場，再逐漸形成共識是可能的。

四、牧者可以安慰受傷弟兄姊妹的情緒

牧者可以在激烈的公共爭議中帶領教會警醒禱告，不給魔鬼分化教會的餘地。當弟兄姊妹政治過熱，重新回到禱告中，可以調整審視自己與神的關係。

關心公共議題是愛鄰舍的表現，不要責備他們，但是要經常提醒弟兄姊妹：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

探索



06 疫情下的線上崇拜，符合崇拜的本質嗎？

劉凝慧

因著疫情的發展，教牧同工需要應付突發的情況，一面關心疫情，一面關顧弟兄姊妹及有需要的肢體與鄰舍，討論對策及應變安排，研究教會如何可持續作見證，又保持群體的敬拜生活。在此時刻，教會紛紛需因時制宜地思考或開始進行網上崇拜。

這方面對於眾教會來說未必是熟悉的操作，需要人力物力、計畫與測試、檢討與調整。筆者盼望以此文初探網上崇拜所牽涉的不同範圍與影響，絕對不是想要加重眾教牧的負擔，只是提供可思考及實踐的方向。深信若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去獻上最好，神必定會悅納眾人的擺上。

雖然我們或許會認為疫情總會過去，此舉也只是暫時做法，但作為認真跟隨基督的教會，想必會常反思行事的利與弊。如要進行網上崇拜，在資源與能力許可之下，各教會或許亦可以再多加考慮以下數點，以幫助會眾能於這非常時期，仍然能專一敬拜我們的三一真神，亦不失群體敬拜的精神。

崇拜是神子民分別為聖與神相會的時刻

專心一意敬拜神：

如要會眾不能親身在教會參與的時候仍能一同敬拜神，教會應先考慮進行即時直播。這做法讓在電腦前參與的弟兄姊妹即使在不同地點，卻能意念相同地同一時間敬拜神。

帶領者亦能憑信心及聖靈的引領作出合適的帶領與禱告，此舉令會眾仍可即時（甚至充滿期待地）以身心靈投入與其他會眾一同參與。

為何只是即時播放：

在即時直播後，即使影片仍存在，會眾其實只是在“觀看”中進行的崇拜，而非正式“參與”任何與群體一起作的行動（或需要更大的信心與想像力）。故此，如情況許可，崇拜聚會原則上應只作即時播放（且直播與錄播的詩歌版權處理或有不同要求），講道部分則可按教會平時做法處理（如上載到教會網頁）。教會也可注意在文字上及報告中如何帶出崇拜的意義，如使用“參與即時網上崇拜”，而避免使用“收看崇拜”或“看崇拜影片”等字眼。

不預先錄影的牧養考慮：

另外，預先錄影而可任由會眾隨意選擇時間“觀看”的崇拜（甚至明顯經剪接的錄影片段），除了未能讓會眾感受到與教會群體一起敬拜外，更會容易讓會眾有“崇拜是可以隨自己時間參與的”“崇拜是我個人的事”“崇拜是一個節目”的誤解，這也有可能造成日後恢復現場崇拜時難以改變的心態。

保持敬拜群體的應有本質：

故在資源許可下，教會可以考慮以原本的時段進行即時直播，以致不會輕易改變崇拜的定時（分別為聖）及群體參與的應有本質，而崇拜流程及內容也不宜因使用了網上媒介而變得過分簡化，與平日的崇拜截然不同。同時也可考慮加強代禱的部分，求神在逆境中賜下信心與盼望，祈求神的旨意成全。

崇拜是全體會眾都要投入參與的聚會

會眾如要投入參與崇拜，必須明白崇拜所為何事。崇拜非一般在待辦事

項清單上只待我們完成的事項，更非只為了聽一堂令自己有所得著的精彩講道，而是要藉著與神相遇的經歷更新與神的關係，回應神的呼召，提醒我們有另一個現實的存在。

如何參與網上崇拜：

因此，要進行“網上崇拜”之先，教會可考慮在崇拜開始前幾分鐘（或以其他途徑），簡單講解或教導崇拜進行期間期望會眾如何參與，將時間與空間分別為聖，專心敬拜神。此外，教會也可鼓勵弟兄姊妹寫下崇拜或講道回應，除可幫助弟兄姊妹在崇拜中保持專注外，日後大家回望此段非常期間的筆記，必能驚訝上帝的恩典與帶領。

藝術與科技為崇拜而服務

影像播放：

所有出現或用於崇拜的東西都只是媒介，是為了崇拜的目的而存在或被使用。崇拜不是演藝節目或娛樂節目，鏡頭的運用更應與音樂節目及綜藝節目有所不同。

因為崇拜不是以人為中心，亦不是以音樂為中心，每一個會眾看到的畫面都應是使他們更專心敬拜（包括合適的光暗度、人像清晰度及聲量等），更塑造出敬拜的意義的畫面（在不同的程式會眾的焦點應是什麼內容）。

詩歌頌唱：

如使用一位領唱者帶領頌唱的模式，教會需留意會眾在電腦中只能聽到領唱者的聲音，而非平時崇拜中全體會眾的歌聲。

因此，可考慮在詩歌部分，由一小撮在會眾席的同工或義工組成的詩歌小組一同頌唱，影音同工在收音時也包括他們的聲音，讓會眾可感受到與其他弟兄姊妹一同頌唱詩歌，加強群體的意識。

簡報投影：

簡報或會成為網上崇拜使會眾投入參與的重要一環，如因作網上崇拜而需要比平時崇拜額外使用簡報的教會，可留意以下各項建議：

1. 投影頁的轉換需要特別留心，太早（上一程式未完成已出下一程式的簡報等）或太遲（需要加入頌唱詩歌時仍未轉頁等）都會影響會眾的參與。
2. 如不需要任何簡報內容的程式或時刻，建議使用全黑頁或其他形式的“空白頁”（並不是每一時刻都需要顯示一些東西的，重點是幫助會眾投入於當時當刻的敬拜行動中）。
3. 使用詩歌及禱文的版權要求，注明出處等事宜。
4. 簡報中的歌詞，因為多數未有歌譜，會眾或難於掌握音樂的節拍，故此，製作簡報時不妨加上一些簡單提示，例如：一字兩音的歌詞加上破折號或其他符號，突然有幾個急速的音用底線或其他符號表達等。通常一個群體習慣了這些符號便能更容易掌握如何頌唱詩歌，當然，領唱者仍需要有充足預備，並肯定地作出帶領。

結語

讓我們都在非一般的疫情蔓延時，繼續以敬虔的心敬拜全地的主，看每一次崇拜（不論現場或逼不得已的網上直播崇拜）為獨一無二、分別為聖，甚至是生命中最後一次的崇拜，那麼我們便會期待與投入，曉得珍惜與感恩。

深信疫情不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也不能使我們敬拜上帝的心減退，求主憐憫幫助我們，並悅納我們真誠的敬拜！

原標題：《逼不得已的網上崇拜？》

原刊於：2月16日 ANABAS

作者簡介：劉凝慧，Anabas 事工創始人，加爾文神學院崇拜學客座講師。

疫情之下，教會是否還要堅持舉行聖禮？如果堅持舉行聖禮，該如何進行？

筆者認為，這不只是個關乎公共崇拜中是否保持或減少一個程式（order）的問題，它更是一個關乎教會的聖禮觀、崇拜觀及有效牧養的問題。

因此，筆者再次建議教會在盼望儘快找到答案、找到具體應對策略或冷處理之前，先安靜下來重新認識或溫習：聖禮、崇拜和牧養這三個超基本卻互相關聯的關鍵性問題。

聖禮

何謂聖禮？“聖禮乃是主耶穌基督所親自設立的儀式。這儀式乃藉著感官所能觸到的記號為代表、為印記，以把神在基督裡的恩典施行在信徒的身上，而信徒則借此向神表明他們的信心和順服。”¹ 聖禮包括洗禮和聖餐這兩種，且只有這兩種。

以上定義告訴我們聖禮是一種禮儀，但它又不僅僅是一種禮儀，更是神在基督裡的恩典之流露。用奧古斯丁的話說，“聖禮就是神那看不見之恩典之看得見的記號。”² 這恩典的記號將基督更加清晰地顯明給我們。

這恩典，在洗禮中彰顯的是神拯救的偉大行動，開啟了基督徒的新生活，它絕非只是一次性的體驗，更不是低層次的，而是持續貫穿基督徒整個生命的榮耀。馬丁·路德稱，洗禮是基督徒的出埃及。

因此，我們基督徒要像以色列人紀念出埃及一樣，不斷回憶、講述洗禮和其中的榮耀（“每當我們紀念自己受洗的時候，我們軟弱的信心就得以堅固，鉗定於上帝不變的應許，我們虛弱的心靈就得到安慰和重生。洗禮是施恩的管道，是聖靈所使用的工具，聖靈反覆使用這個工具在我們的生命中聖化我們、使我們越來越有基督的形像”³）。⁴

但，同時我們仍要記得，洗禮是“神那看不見之恩典之看得見的記號”，這提醒我們，既然是記號，那它就絲毫不會影響神已經在人心裡完成的拯救行動。因此，它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必然的，如耶穌曾應許與祂同釘十字架的其中一個未受洗的強盜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到樂園裡了。”（路 23:43）

這恩典，在聖餐禮中的彰顯也絕非單一的方式、單一的氣氛，而是多面向且意義極為豐富、充滿榮耀又鮮活無比的。正如崇拜學教授卓莉博士所言：“當光照向棱鏡的時候，若從不同角度望向棱鏡，便會欣然看見它不同形態的美麗，聖餐亦是如此。”⁵

因此，教會不需要、也不應該每一次聖餐禮都在嚴肅的氣氛下進行。同樣，教會不需要、也不應該每一次都從省察、悔改、宣赦及感恩的層面來看待聖餐禮，而是要結合神在不同處境中賜下的資訊和教會節期等因素，將聖餐的不同面向展現出來，如合一見證、基督得勝、盛宴預嘗、喜樂慶祝、約的團契、聖徒相通等。

“讓會眾投入於敬拜的行動，體驗及慶賀神透過聖靈的大能，叫基督勝過罪惡權勢，從死裡復活，並賜給我們寬恕、醫治、愛與能力，叫我們能夠在群體及世界中過得勝的生活。”⁶

崇拜

在國內不少教會的崇拜中，講道具有崇高的地位，似乎高於其他一切崇拜禮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少基督徒認為只要參加了主日崇拜中聽道的環節，就算遲到或早退都算遵守或完成了主日崇拜。

那麼，教會為何會有這樣的“傳統”？究其原因，跟國內教會在接受和堅守宗教改革家們提出的“唯獨聖經”時，忽略了他們在注重聖道的同時仍同樣注重的聖禮有密切的關係。

加爾文明確指出聖道與聖禮密不可分，到老他都堅持每週舉行聖餐是最好的明證。其實，不只是加爾文，馬丁·路德及其之後的宗教改革領袖，如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也都建議每週舉行聖餐。足見，聖禮在他們心裡的位置，及與聖道的關係。

聖道與聖禮（特別是聖餐）⁷在教會崇拜中所處的核心位置，並非改教家們的發明，而是從初期教會開始，就一直延續的崇拜基本結構。

“在聖道中，我們宣講神在歷史中為我們作成了偉大的拯救工作。我們用說出來的詞彙表達福音的資訊。在聖餐的服事中，我們有機會述說同一個福音資訊，但會透過我們的感官、富戲劇性的行動以及具象徵意義的姿勢來表達。

在聖餐中，我們獲邀去紀念、感恩以及慶賀我們剛在領受聖道時所聽到的資訊。在聖餐中，我們有機會認定基督的臨在，在群體的場景中享受與基督親密的團契。因此，聖餐的確是回應聖道的經典方式。”⁸

這樣看來，聖餐絕不是公共崇拜中的附屬品，而是“活出福音的一部分，正是這個事實讓它不致淪為例行公事。”⁹聖餐與聖道“一起支撐我們常常跌倒的信仰，並引導我們定睛耶穌。”¹⁰

同時，崇拜學教授柴培爾也提醒我們：“如果崇拜禮儀和聖禮不被看成恩典的表達——當我們只是抱著盡義務和照本宣科的態度時——其中的福音力量會減弱，教會越發轉向單靠講道來教導和啟發。”¹¹

牧養

首先，在筆者之前已經談過，牧養，就是牧者因著神的呼召、靠著聖靈的大能，忠實地在教會中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從這個簡單的定義來看，聖禮與聖道同樣重要！因此，教會在牧養中，絕不應顧此失彼。不應該只重視

試立足於聖禮的核心，根據目前的環境，拋出建議供探討：線上進行，比如網路直播，或錄製的視頻 / 音訊，在主日的同一個時間進行。以下是筆者粗淺建議的具體步驟，也與大家一起探討完善：

1. 教會通知

教會通知全體會友，在聖餐主日之前按需預備好聖餐禮所需的餅和葡萄汁 / 葡萄酒。同時，要特別提醒會友，聖餐所用的餅和葡萄酒要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不要被未信的或已信但暫未適合領聖餐的家人觸碰，尤其是在崇拜中餅和葡萄汁被祝聖之後。鑒於以下第二點所需要的預備，建議提前 1-2 週通知會更合適，讓會友們有充分的時間預備。

2. 會友預備

那聖餐的餅和葡萄汁從哪裡來？鑒於當前屬於非常時期，為了不給快遞人員增加生命危險和負擔，因此筆者不建議在網上購買獨立的聖餐套裝。

餅，建議大家各自在家中用麵粉（不加酵母），煎鍋 / 微波爐 / 烤箱製作（可以請有經驗的弟兄姊妹介紹，趁此機會大家也可以體會餅的製作過程，感受平時領受餅的時候，負責制作的弟兄姊妹的辛勞）；葡萄汁，可以在採購家裡用的菜品時一併購買後，當天倒出一小杯來參加聖餐禮即可。

3. 有序進行

在指定時間，預備好聖餐的會友，按著線上牧者的指引，積極地投入聖餐禮。

4. 一點提醒

如果會友預備的餅和葡萄汁在聖餐禮中沒有吃完、喝完，建議在崇拜結束後，儘快吃掉、喝掉，免得犯罪得罪神，因為它在聖餐禮中已經被分別為聖。

結語

無論怎樣，盼望我們都能靠著神的恩典，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情況，為教會思考和探索合乎聖經又適合處境的應對之策，並進行有效的牧養，好叫我們主基督的教會更加健康、弟兄姐妹的靈命更成熟、神得著最大的榮耀！

願耶穌基督的恩典、真理和智慧與祂的眾教會同在！

原標題：《非常時期，非常崇拜：疫情之下，聖禮該怎麼辦？》

原刊於：2月14日來敬拜

作者簡介：Asaph Wang，樂在敬拜，也樂於幫助人敬拜的基督跟從者。

08 自律隔離？疫情下服事的挑戰和機遇

蘇文隆

“自律隔離”和“自願隔離”是有區別的。“自律隔離”是積極的操練，是對環境、處境所做的主動的選擇。

平常，我們在主日聚會講道之前問安時，總會說：弟兄姐妹平安。日子久了，我們便習慣性地將這問安當成了口頭禪，覺得稀鬆平常，無關痛癢。直到這段時間，新冠病毒肆虐，疫情波及全球，我們才醒覺，“平安”，在這個時代，其實是何等重要的資訊。

在《耶利米書》29章11節，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約翰福音》14章27節，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不論是在舊約，還是在新約，神都應許，祂要賜給我們平安。如今，傳染病震動全球，舉世恐慌，人心惶惶，我們迫切需要從神而來的平安。而神通過聖經給了我們確據，神是賜平安的神。

帶著從神而來的平安，我們可以積極地面對疫情給服事帶來的挑戰，將危機變為轉機，擴展神的國度。

在此篇文章中，我們將從聚會、牧養、傳福音、個人生活這幾個角度來探討疫情給我們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聚會

疫情期間，很多教會聚會和活動取消，如何繼續供應靈糧，並保持會眾的團契關係成了當務之急；但這樣的挑戰卻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敬拜神”的真意。

一般來說，聚會和活動似乎是維繫一個教會的主要特徵。沒有聚會和活動的話，教會就不像教會了。其實，這是對“敬拜”的誤解。敬拜不只是來教會聚會或參加活動而已，乃是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雖然聚會和活動可以取消，但敬拜沒有取消。我們可以通過網路，線上聚會，敬拜神。

當前，Zoom 是很多教會都在用的一個網上聚會的方式。通過電腦下載 Zoom 軟體或手機下載 Zoom app，大家可以在線上視頻聚會。有些教會擔心網路聚會，會造成教會人數下降，但其實，這是不必要的擔心。事實上，因為網路的便利，線上聚會可以邀請到平常不能來教會參加聚會的朋友，人數應該上升才是。

線上聚會的一個挑戰是，如若趨向單向聚會的話，便會枯燥乏味，並失去團契的意義。因此，我們要注意線上聚會的互動。

比如說，雖然線上聚會大家各自在家，但唱詩的時候可以一起站起來，念主禱文的時候可以一起念，增加儀式感和參與度。講道的時間可以適當縮短，增加互動分享的時間。甚至在線上聚會時也可以照常收奉獻，只不過各人各自在家奉獻出來之後，以後有機會再送去教會或完成網上奉獻。

互動是線上聚會不可缺少的元素。若沒有互動，線上聚會就缺少了意義，會眾還不如在視頻網站上搜索名講員的講道視頻來看。所以，教會一定要注意增強線上聚會的互動，讓弟兄姐妹參與互動，感受到他們是屬於這個教會的。

牧養

教會不只需要聚會，更需要多元化牧養。除了通過聚會傳講神的話以外，小組聚會和關懷是很重要的一種牧養方式。我們同樣可以通過網路進行小組聚會、小組查經；傳道人也可以借著網路小組牧養長執和小組長。

借著小組聚會形式由實體轉為網上的契機，我們可以重新調整小組，為之前沒有參加小組的會友或朋友，安排適合的小組，由小組長與他們多聯繫、交通，也帶動小組組員彼此關心、彼此照顧。

除了網路小組之外，這次疫情禁足還帶給了我們另一個契機，即家庭牧養。因為同在家裡參加網路聚會，老中青一家人可以有一段時間在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使家庭本身也成為聚會。牧養家庭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但要養孩子，照顧他們的衣食住行，更要牧養、照顧他們的心理和靈命成長。疫情期間，很多學校和工廠暫時關閉，這也給了很多家庭一家人一起待在家裡的機會。家長可以利用這次機會，重新思考家庭牧養的問題，帶領孩子親近神、跟從神。

另外，由於疫情影響，一些地方的大型聚會不得不取消，很多家庭不得不以家庭為單位來聚會。由於局勢所逼，很多家長不得不擔起牧養的責任，主動學習如何做家庭中的牧養工作。這些都是疫情逼逼下可喜的成長。

傳福音

這次疫情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擴展到全球，影響之大、之廣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三個月前，沒有人想到封城令、禁足令會涉及全球這麼多國家和城市。這次疫情不會是短時間的，受影響的不只是眼前看得到的一兩個月而已。要恢復到正常的聚會和秩序，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可能半年，甚至更久。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的福音工作應當如何做呢？我們當做好超前部署。

聯結

這次疫情還為我們的服事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在封城令、禁足令之前，我們照常工作，常常只看到自己的、眼前的服事。但因著疫情擴張，我們不得不轉向網路，卻被打開了一個更大的格局，看到了更大的疆界。

我在正道神學院教授教牧博士班，學員大多是牧師。有一百多位學員居住在北美；還有一百多位畢業生，分散在世界各地牧會。平常的課程都要到洛杉磯校區上課，但逼於疫情，我們將課程轉為線上。我們還有教牧博士班聯誼會，藉著這樣的機會，來自亞洲、北美、南美、歐洲等地的牧師一起在線上聯結，彼此談論服事近況，並分享經驗和資源。

有一位亞洲的牧師談及疫情帶來的傷害，分享在安慰家人因病毒而過世的會友時面對的挑戰。另一位在美國的牧師聽聞後則說：“我認識一位很好的輔導，剛好就在你們那邊。我可以將聯繫方式給你。”

疫情下的禁足令反倒帶動了網上的全球肢體聯結，帶動了更多的服事聯繫，這種服事機會是以前所沒有的。我們可以借著這次機會，探索藉著網路打開的新的服事疆界，拓展神的國度。

個人生活

很多人平常每天忙工作、忙學業，現在忽然不能出門了，不能出差了，工作不得不暫停下來。一下子忽然停下來，對人會很不習慣。

首先，我們要接受現實，看到人生中會有被打斷的時候，雖然我們可以作計畫，但我們不能掌控一切，有的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

其次，我們要積極面對這段暫停下來的修整時間，好好休息，為接下來的重新建造做準備。在疫情氾濫期間，我們當“自律隔離”。“自律隔離”和“自願隔離”是有區別的。

“自律隔離”是積極的操練，是對環境、處境所做的主動的選擇。“自願隔離”只是消極隔離，反正出不去，就在家裡待著，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看電視就看電視，想打遊戲就打遊戲，隨心所欲、蹉跎人生。

“自律隔離”需要操練。既然很少有機會有這麼多自己的時間，就好好安排每個禮拜的 168 個小時，好好靈修、親近神。我們可以將這些時間投資在自我成長上，也可以使用這些時間加強和家人的關係。

我們還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加強家族的聯繫，建立基督化的家族。我自己的家庭有十個人，但我有八個弟兄姐妹，整個家族有四十多人。我們利用這段空暇時間重新整理家族成員的聯絡方式，並商榷明年家族退修會的日期安排，這些都是平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結語

C. S. Lewis 曾說，痛苦是神用來喚醒這個耳聾世界的麥克風。這次疫情波及之廣、影響之大，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它所帶來的痛苦，也是我們未曾體會過的。希望我們不要再這樣繼續下去，要回到神的面前。

這次疫情也帶給我們啟發。首先，我看到神復興全球華人。從教會歷史來看，大逼迫必然帶來大復興。藉著疫情，很多人在為華人禱告，我相信神會做工，復興華人教會。其次，這次疫情也促使人們養成好的衛生習慣，也不要再為口腹之慾而吃不潔淨的野味。

神是掌管一切的主。《雅各書》4 章 13-15 節說，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我們當知道，主權在神，我們可以計畫，但我們要將計畫交在神的手中，讓神帶領我們前面的路。

《申命記》31 章 8 節說，“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必不

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有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就不懼怕，以正面、積極的心態去迎接疫情帶來的挑戰，把握機遇，做以前沒辦法做的工作。

美國的錢幣上印著“In God We Trust”的字樣；希望當我們拿著錢幣時，都能記得信靠神，使個人、家庭、教會、社會、國家都能因著“In God We Trust”而得平安、得祝福。

原標題：《深度好文：疫情下服事的挑戰和機遇》

原刊於：《舉目》官網，2020年3月30日。由沈琅採訪整理。

作者簡介：蘇文隆牧師，加州州立大學教育學碩士，富勒神學院宣教學碩士和教學博士。曾任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及和平台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普世豐盛神學院院長，現任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榮譽教授。

沈琅，富勒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現在加州參與教會服事。

括不同形式的牧養。

作為年輕的牧者，牧養一間剛剛植堂2個月的小教會，在面對疫情的時候，我有以下的幾項嘗試，希望和各位牧者們分享，也盼望我們可以彼此學習和提醒，如何在特殊時期，用不同的管道，更好地牧養我們的會眾。

一：首先，我們需要密切地關注疫情，不只是因為我們自己，乃是為了教會，為了能夠掌握更新、更準確和全面的資訊，以便能夠為我們所做的決定有所準備，我們很難在對疫情不完全瞭解的情況下，去做出更合理的決定，所以，我們不是因為擔心或害怕而去關注疫情，乃是因為我們需要根據更全面的資訊去做決定而關注疫情的發展。

二：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弟兄姊妹們溝通，包括安撫那些情緒比較激動、言語比較激烈的弟兄姊妹們，更多的愛他們，體恤和尊重他們，與他們有更多的溝通，瞭解他們的需要，也為他們禱告。現在不是批評或指責的時候，現在也更不是論斷和定罪的時候。我們需要花比平時更多的時間在個人關懷上，也要帶領教會的同工一同來參與到關懷到服事中來。

三：我們也需要增加在靈修方面對弟兄姊妹們的指引，在教會已有的靈修計畫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增加更多的屬靈餵養。我確信在這個時候，再也沒有什麼比尋求神、親近神和依靠神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在教會已有的讀經計畫的基礎上，每天為弟兄姊妹們預備10-15分鐘的靈修分享，包括教導、安慰、應用和禱告，然後以錄音的方式，發給每位弟兄姊妹，希望幫助弟兄姊妹們在艱難的時期，更加與主親近。

四：我們要幫助和引導弟兄姊妹們更好地利用這段難得的時間，包括幫助他們與家人一同敬拜，一同禱告、讀經和舉行家庭敬拜。平時，大家都太忙，無法固定時間聚集，舉行家庭崇拜，所以某種意義而言，這個特殊時期，也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幫助我們重拾家庭崇拜的寶貴傳統，作為牧者，我會特別提醒和帶領弟兄姊妹們在這方面去操練，幫助弟兄姊妹們開展家庭崇拜。

五：我們很好地使用這段時間的方法就是，鼓勵弟兄姊妹們閱讀更多的好的屬靈書籍，所以我也為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精選了4本不同主題和內容的好書，帶領大家一起讀，然後一起線上分享。這4本書包括了賴爾的《與神同行》，注重於幫助弟兄姊妹每天與神同行，屬於比較基礎和實踐性的書；《磐石之上》，注重於幫助弟兄姊妹在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上扎根更深；《再臨君王：幫你讀懂啟示錄》，主要是幫助那些對神的話語有更深渴慕的弟兄姊妹，可以更深地研讀神的話語；《聖約中的基督》，是一本比較有神學性的書籍，幫助弟兄姊妹對聖約這個聖經和神學主題有更深認識。這些書籍有不同的主題，也是為了針對弟兄姊妹們不同的需求而特別選擇的。

六：我們需要更多地認識新媒體的發展和有可能給教會帶來的改變。這是一個我們不能去迴避的問題，所以，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極好的契機，幫助教會的牧者們去重新認識和學習，如何在新時代的環境中，更好的使用這些平台和契機，來更有效的牧養我們的會眾。

特殊時期，我們格外需要從神而來的智慧和能力，在我們疲於開會的時候（最近這週，我們牧者們每天都會開會，偶爾也需要召開緊急同工會），在我們忙於各樣的服事的時候，在我們自己也格外關注疫情的時候，我們每一位牧者，更要來到神的面前，謙卑的尋求神的帶領和心意，切不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任何決定，也不可只是憑著人的需要去做決定，乃是借著禱告和尋求，帶領教會行在神的心意中，這是十分寶貴的功課，這是十分困難的功課，但是卻是我們最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最後，作為牧者，在我們牧養會眾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學習交托和信靠神，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和改變，我們需要承認，我們是有限的，我們需要避免讓自己過度勞累，學習安息在神的大愛和恩典中。

面對教會內部不同的聲音，甚至會有批評或指責，我們需要來到神的面前，學習安靜和等候，相信神自己要親自做工，牧養祂的群羊。

求神施恩幫助祂自己的僕人，求神施恩保守祂自己的教會，求神施恩看顧祂自己的子民！

原刊於：3月13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秦路，一位婦人的丈夫，兩個孩子的父親，印城華人教會西北堂（CCCINW）的植堂者和牧者。

聚會是無可厚非，不能怪責。但另一方面，暫停聚會不表示教會停頓其使命。

當教會領袖慣性地以維持聚會就等同發揮使命，肯定是把手段當作了目標。聚會只是承載使命的工具之一。“聚會主義”不當地奴役了教牧與信徒，一場疫病，正好讓我們反思教會存在的異象。

如果傳福音是某間堂會存在目的，當前人心慌亂之際，教會便要思考怎樣向無助無望之人分享平安的好消息。

如果我堂會的使命是愛社區、愛萬民，我們要思考教會領袖引導會眾仰望神，確認教會的異象與使命。醫院存在要醫好人，教會存在同樣要拯救生命、醫治心靈。教會使命是不能攔阻的！

現實辨識（Understanding）

面對“不確定”（Uncertain）年代，教會領袖要有謙卑開放之心，不恥下問，請教專業人士，承認不少事物於己是無知的，或知之甚少。現實辨識有助教會領袖一方接受限制，另一方面擴闊思路與做法。

網上聚會並非理想，有其限制與不足，但在非常時期，網上崇拜、團契小組、主日學課程等，也應運而生。不少教會領袖邊做邊學，以 Facebook Live 直播，或以 Zoom 來教學與團契。

教會領袖要有心理準備，疫潮不會急速消散，堂會聚會又不能無了期“停擺”。當疫潮稍為減退，確診人數連續減少，堂會可能要重新局部開放，某些聚會恢復，某些聚會繼續停止。

因應人多會加增感染機會，教會領袖要把握時機“小組化”，可能一些聚會如祈禱會、主日學等，改為“三人一組”、或不超過十人的小班教學。一對一的栽培、門訓、導引或教練，正是發揮的最佳時機。

獄（16:23-25）、在學堂（19:9）及其他場景，互相分享與團契。

教會“最大的危險就是不冒一切風險。”（《栽培領袖——耶穌會的人才學》，263頁），這便失掉教會原有的價值。堂會首要不是只顧本身安危，我們預計要承受風險，要付出代價。

“教新”聯同前線機構，一起“關愛鄰舍、同心抗疫”，呼籲信徒以具體行動說明身旁有需要人士。當人陷於危難，正是教牧與信徒能敏於行動的時機。別人不是只聽見我們高談愛心，乃是親身感受我們道成肉身的服事。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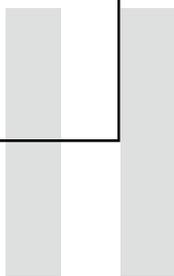
迎向艱難時勢，教會領袖不是樣樣已有答案與方法；相反，乃是在可能犯錯的情景下，我們能確認異象，辨識現實，思辨清晰及行動敏捷，就能帶領會眾於疫潮中，奮勇作工，榮耀上主。

原標題：《疫情隔離下，教牧同工該怎麼提升領導力？》

原刊於：2月22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省思



11 當聚會變為直播後，到底什麼是崇拜？

Asaph Wang

本文是為了與大家一起來思考，在非常時期，當崇拜形式發生改變後，我們當如何去反思教會、崇拜、牧養。

近一個多月來，由武漢爆發、蔓延至全國各地的新型冠狀病毒，相信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中國教會，所產生的影響都是極其巨大且罕見的。為了最有效地防控疫情，一時間舉國上下取消了所有公共聚會，當然教會的公共崇拜場所也關閉了。

據 2 月 7 日《頭條新聞》報導的醫療救治專家張文宏教授的觀點：最好的結局是兩到三個月內，全國疫情得到控制；而最差的結局，則會長達半年到一年之久。

那麼，現在教會須面對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疫情之下，教會是否可以停止公共崇拜？如果不可以，教會該如何尋求合宜的公共崇拜？”

對於第一個問題，無論是認為可以停止或不可以停止公共崇拜的教會，基本上都能接受需要改變公共崇拜的方式（對於認為不可以停止公共崇拜聚會的教會，至少也不能在原場地進行公共崇拜，不能像原來般大規模聚集了）。

但要找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對不少教會來說會存在一定的難度。或許有人能夠給出一些實際的做法，但很多時候也會因為地域、文化、群體及目前大範圍限制出行的狀態而難以適用，更讓人難過的是有些還引發了質疑和攻擊。¹²

在於建立一種關係——即神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是由神啟動、靠著聖靈、透過耶穌基督完成的。

同時，這定義也提醒我們：崇拜不僅包括神的話語，還包括讚美和禱告；崇拜不是為著我們的好處，而是單單為了神的榮耀。因此，只要我們“盡力忠於我們認知中，神在新舊約聖經裡與跟祂立約的子民建立關係的方式，並把這些模式適當地應用在我們現今的處境中”，都是合乎聖經的崇拜。¹⁶

如此，我們就不需要因為其他教會崇拜的方式、音樂的風格、程式的繁簡跟我們不同而排斥，甚至是攻擊；反之，我們還應該給予肯定和欣賞，並為著神的豐富而感謝讚美祂。

關於牧養

什麼是牧養？神學家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有非常中肯的提醒：“牧養，就是回到原點”。這意味著教會的牧者要思考三個問題：“（1）我是誰？（2）我憑什麼牧養？（3）牧養所為何事？”¹⁷

第一個問題幫助牧者再思自己的身份——是蒙神特派的聖道宣講者、崇拜領導者和教會的領袖（當然，還可以列出很多，在此主要指出跟本文有關的幾個）。第二個問題提醒牧者能夠使他堅持事奉的關鍵不是別的，單單是因為神的恩召。第三個問題幫助牧者要回到並聚焦在教會的兩大核心事工——聖道事工和聖禮事工，而不是與之無關緊要的事上。

簡單來說，牧養就是牧者因著神的恩召、靠著聖靈的大能，忠實地在教會中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¹⁸

這提醒當地教會的牧者：（1）對信徒的牧養是任何異地的名牧所無法替代的；（2）不但不能懶惰、懈怠，還要積極面對當下的難處；（3）要抓住重點並積極探索教會未來的方向，為教會把脈，帶領教會在當下的艱難中

12 崇拜的本質

蘇永耀

在現在依然嚴峻的疫情中，不少教會舉行網上聚會，或是發放講道的視頻，讓弟兄姊妹在非常時期一起參與。所以，今天這部分的主題是：崇拜是什麼？

關於“崇拜”的定義，我們可以有不同理解。對一些人來說，崇拜不能沒有音樂；對另一些人來說，崇拜不能沒有講道。對一些人來說，敬拜是行動；對另一些人來說，敬拜是生命的特質。關於“崇拜”的思考，我們必須認清楚三個不同卻很有關聯的概念：

崇拜的動作：向神跪拜，尊崇神，把神當得的榮耀歸給祂（詩 95:1-6）；

崇拜的聚會：按一些特定的儀節敬拜，是一週的中心（約 4:23-24）；

崇拜的生命：事奉神的生命，是全時間全天候的（羅 12:1-2）。

這篇文章會集中討論“崇拜的聚會”；然而，三者是互相影響的：我們在崇拜聚會中作出崇拜的動作，也操練我們入世活出崇拜的生命。

我們帶著崇拜的生命來到崇拜的聚會，以崇拜的動作表達我的崇拜的生命。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崇拜的聚會以外活出崇拜的生命和做出崇拜的動作。

外顯與內在的互動

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中，“崇拜”帶有跪下和事奉的意思。崇拜包括外

顯的動作與內在的心態。聖經的世界沒有太多屬靈屬世二分法，正如耶穌比喻的教導把人外在的財產和內在的思想結連：“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 6:21）

摩西的吩咐也是類似：“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誠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申 10:12-13）

外顯的行動和內在的心態是互動的：崇拜的行動，包括讚美、感謝、認罪、禱告、讀經，聆聽，奉獻，領餐，被祝福，被差遣，它們一方面是表達我們的內在的信仰，使我們心中的感受和思想，藉說話、歌聲、身體語言和動作有形地顯明出來；另一方面，崇拜的行動也塑造我們的信仰。

例如，我們在崇拜聚會中禱告的內容往往超出自己的需要，可能是為遠方弟兄姊妹的需要禱告，也可能是為某些地方特別的需要代求。這些禱告的內容挑戰我們信仰的核心：誰是我的鄰舍呢？

教會的禱告，尤其在聖餐中，為神的創造、耶穌的救贖、聖靈的工作而感恩，教導我們禱告的內容不是單單祈求，更是為神已經完成的，並將來必成就的事而感恩和歡呼。

崇拜聚會中的唱詩和讀經也經常塑造我們的信仰：一些我們沒有體會過的經歷，或是很少拜讀的經文。這些崇拜經驗塑造我們，並提醒我們離開自己的安舒區。

不同處境下的崇拜

當我們思想“崇拜的聚會”時，我們必須摒棄一種“自己所認識的崇拜就是絕對真理”的心態，並不以自己所認知或所經歷的崇拜模式作為評論其

他崇拜模式的唯一標準。

曾經在一次營會的聖餐崇拜結束之後，我聽到一些意見，大概都是：“我教會沒有讀多段聖經的”“我教會不是這樣分派餅和杯的”、或是“我教會是用葡萄汁而不是用酒的”，等等。當然，我們對崇拜的認識主要是來自自身的經驗，即是自己教會的崇拜。

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崇拜模式和內容是有其處境性的。不同宗派的崇拜有不同的神學重心，不同民族的詩歌在曲詞中也有其獨特之處。在信徒面臨逼逼時，教會崇拜更傾向傳遞基督現今與末世的拯救；在病患中，醫治；在絕望中，盼望；在困境中，釋放。

同時，崇拜是與當代的文化結連的。我們很自然地用中文來敬拜神，或是唱一些中國人編寫的詩詞來唱頌。然而，外國人也很自然地用他們的語言來敬拜，唱他們的詩歌，這都是很自然的事。

初期基督教崇拜承繼了一些猶太教聚會模式的元素，如猶太會堂中的“聖道儀式”。我們知道，初期教會並不只有一種崇拜模式。在埃及的亞歷山大，耶路撒冷，或是在外邦人聚居的哥林多，他們都受希羅文化和猶太文化的影響發展出不同的崇拜模式。

雖然今天我們沒法重塑他們當時崇拜的情況；然而，我們可以從流傳至今的“聖餐禱文”分辨出他們崇拜中不同的內容重心：有些注重基督救贖的工作，有些注重整個救贖歷史的故事，有些單單感謝父神，有些把神三位格的工作都列表出來。

我說關於崇拜的處境性，是希望大家在思想不同的崇拜模式和做法時，尤其看見別人的做法跟自己不一樣時，不要取一種“非我族類”的心態；反之，我們當切身處地去問：他們的處境是什麼呢？他們承繼了怎麼樣的傳統呢？所謂認古識今；我們必須先把這些前設弄清楚，才能進一步去問，現在該怎樣做呢？

聖子、聖靈那一種完美的團契。

當我們思想崇拜是什麼，並在崇拜中做什麼時，我們必須意識到，不是因著我們敬虔來敬拜神，而是神一直在尋找那些願意敬拜祂的人。

原標題：《聚會在雲端，如何崇拜不打折？ | 崇拜的本質》

原刊於：2月14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蘇永耀，加爾文神學院神學碩士，主修崇拜學。現在於迦勒特福音神學院修讀博士，主修禮儀學。在教會參與崇拜和聖樂事奉超過十年。

13 “網路聖餐”的三大神學難題

邱慕天

A: The daily communion à la mode, you heard of it?

(每日時尚風格的聖餐模式，你聽說過嗎?)

B: You mean virtual communion?

(你是指虛擬的聖餐?)

A: No, real ones, just everyone serving themselves .

(不，真實的，只是每個人都為自己服務。)

A: At home, or at their quarantine space...

(在家裡或在他們的隔離區)

B: Oh you mean #communiondeluxe? Sure, I have it too.

(哦，您是說豪華版聖餐嗎？當然，我也有。)

面對疫情社交隔離的長期抗戰，一些教會都把現場禮拜改成了線上直播聚會，弟兄姊妹們隔著螢幕一起唱讚美詩、禱告、奉獻、聽講道等。但在聖餐禮的環節，轉成線上進行的阻力較諸過往為大。

有些文章認為，因為聖餐需要在“教會聚會”中（συνερχομένων...ἐν ἐκκλησίᾳ）施行（林前 11:18, 20, 33）並且初期教會的聚集都是物理性的（或作身體上的；physical），所以聖餐不能線上上施行。

當前幾天被問到網上聖餐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網上聖餐不是“虛擬聖餐”（virtual eucharist），如同幾年前許多寺廟網頁已經推出的“線上擲筊”“線上領簽”“線上點光明燈”。然而我們現在講的，仍然是信徒們在不同地區透過網上舉行的“真實聖餐”——它是真實的餅與杯，在不同的地方一同領受。

過去的實體聖餐，具有“共時性”“共質性”“共在性”三種特色：由一群人，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享用同一塊餅和同一杯液體所表徵的主耶穌基督在十架祭壇上世人捨上的肉身及流出的血。轉換成線上聖餐後，我們要處理這三個層面的技術與神學問題。

共質性

第一個面對問題是：領用“線上聖餐”的方式是由會友們自己準備自己的餅杯。它不再是由同一塊物質實體在大家面前擘開／分派出來的。——它似乎沒有“共質”，這會是這個神學問題嗎？

回答這個問題只要瞭解到，當今很多 2000-3000 人的大型教會或大聚會，其聖餐餅杯都是中央工廠統一裝成（保久防腐的）“一人份”派發、而不是“現擘／現倒的”，便無須再糾結。

技術上，我們當然可能仍然堅持由牧師在台前擘餅／分杯，然後叫上百家 UberEats 快遞在一小時內分送到所有周遭線上聚會的會友家中。技術上，我們也可以要求所有會友都“預領”由同一間中央工廠研製的保久聖餐，線上聚會時再拿出來用。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墨守遺傳、捨本逐末。

主餐的共質：媒介與擬像

先讓我們從 Marshall McLuhan 《認識媒體：人的延伸》（1964；2015）

先持定一個基礎：“文明科技”（工具）乃是，“人”的自我延伸。就像從前的鐮刀鋤頭、車輪之於我們的手腳。從這裡我們來問：聖餐在實體意義上，它是“等於”了主身嗎？還是它在“符號”意義上能指向主身呢？或我們應該更看向這個媒介傳播過程，認識聖餐為“主體”的延伸呢？

如果真正在“客觀意義”上具有代贖功效的，只有 2000 年前“一次性”（彼得前書 3:18；希伯來書 9:28）的基督十架事件，那麼後來的“擘餅分杯”，都只能算做媒體意義上的“模擬再現”。打從“最後晚餐”的第一次聖餐開始，那些餅杯就不是耶穌的“神人二性的身體本身”，而是一份讓信徒與主身體 / 主生命達成聯繫的“神聖媒介傳導物質”。

共時性

當然，這份“神聖傳導物質”的生成，必須儘量遵照一份“媒體倫理”。這個媒體倫理包含“理想性”與“功能性”兩個層面：“理想性”指的是柏拉圖式的唯心現實主義，即“擬仿物”（後來的教會施行的主餐）應當具備與它“最初的參照物”（初期教會的主餐 / 基督的十架事件）最高度的還原度。“功能性”卻是由效果層面，看它（後來的主餐）實踐的效果是否與能推進它最初設立的目標和精神。

稍早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指引，說網路聖餐“只限於 live 直播時段”的觀看者“同步領受”，“重播觀看的弟兄姊妹建議以默想代替”。從“理想性”而言，這當然是強調透過網路由牧者在連線中心“祝聖”（blessing）的環節以及同步領受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

然而再讓我們仔細想：我們現在所說的“live 直播”不也有因為頻寬技術的局限，而在實際上有著 1-5 秒的“延遲性”嗎？如果我們所說的共時，也只是一種“體感上”的共時，而非決定性的要求。那麼“共時性”原則也就不成為看“重播聚會”的弟兄姊妹不能“跟著”聖餐的理據。

我們已知當今聖餐與主的聖餐相隔 2000 年。

既然 20 個世紀的時空，都無法攔阻聖餐創造我們與主受死那刻相連的“高等時間”（higher time）——理論引自 René Girard、Charles Taylor 與 Giorgio Agamben——那麼我們絕不能說，一個下午的間隔，就能讓“看重播錄影領聖餐”的人，失去與那場禮拜直播的團契連結。

共在性

這部分我引用一點 Henri Lefebvre 和 Edward Soja 的空間政治理論基礎：空間（space）並不等於地方（place）。後者是一個被“媒體化”和“政治化”的空間。

其中包含我們對該空間物質性的改造、分割（例如在被撞毀的雙子星大樓重新再概雙子星），也包含理念性上的命名和定義（例如把“帝國大學”改名“臺灣大學”“中正紀念堂”改名“自由廣場”）。

基督教神學之“道成肉身”而仍要完整體現神本體“一切本性的豐盛”，並“神與人同在”、聖經之見證神而成為人類認識神的權威載具；而教會則可以是“任兩三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而有千變萬化的不同面貌。

兩三個人既能在互相隔著鐵柵的囚房裡形成“教會”，這樣“space”被政治化為“church place”，依照的，就不再是囚房隔閡物理空間的公式。

主餐的共在：物理空間的政治化

流行病毒製造出的“市井凋敝”，促成的因應之道（tactics）就是教會採用“網路聚集”，把 cyberspace 政治化為 ecclesial place。如聖經說，“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以弗所書 4:4-6）如此，信徒之間只要有任何的“形式載具”能夠確認“一

14 網路聖餐面面觀， 從更寬廣的普世教會視角！

林偉清

引言

疫情到現在為止已經 5 個月了，從 1 月底國內疫情爆發開始，大多數的教會就開始全面走向線上，線上禮拜、線上小組、線上禱告會、線上講座、研討會如火如荼。大家基本上一下子就接受了線上禮拜，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對於網路聖餐¹⁹，大家觀點和立場各異，爭議不小。

據筆者的觀察，大家的態度主要分為三種：1) 支持的，這些人相信：“網路聖餐”不是“虛擬聖餐”，而是真實的聖餐；2) 反對的，這些人認為：這是信仰的原則底線，是不能打破的原則；3) 探索觀望的，這些人拿不準網路聖餐該不該做，但也想做些嘗試，體驗一下。當然，還有不少人處於第一種和第二種態度之間，他們有自己立場，但也接納另一方的立場。

本文集中討論前面兩種態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對比普世教會不同的宗派、神學傳統，包括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對聖餐的不同態度及其背後的神學與牧養實踐考慮；希望能給中國教會在面對這個議題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角。

是信徒們在不同地區透過網上連繫舉行的”真實聖餐”——它是真實的餅與杯，在不同的地方一同領受。

“網路聖餐”的聖經、神學依據

1. 聖禮是上帝無形恩典於世間的可見記號。

他們認為：上帝的恩典是無形的，也因此超乎世上任何物質的阻隔。

2. 聖靈超越空間的限制。

聖靈作為基督身體聯合的橋樑，它不被空間與環境阻隔，能夠貫乎信徒之間，作為聖餐中聯繫眾人的核心，更讓聖餐成為真實的聖餐（弗 4:4-6）。

3. 紀念的重點是信心。

聖餐要求參與者懷著真實的相信、無偽的感恩來領受。這信心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藉著聖靈的工作，任何地方的信心都能實踐對耶穌基督的紀念。

4. 聖餐是群體的聯合（Holy Communion）。

聖餐屬於教會群體。特殊條件下，信徒之間缺少“在一起”（togetherness）的機會，但借著網上聖餐，信徒雖然身處不同地方，反倒能體現出信徒間的契合（communion）。

在具體的實踐中，他們建議：網上聖餐的舉行只限於 live 直播時段，重播觀看的弟兄姊妹建議以默想代替。

從實體聖餐的三大特色論證網路聖餐的合法性

臺灣資深媒體人、神學研究者邱慕天指出，過去的實體聖餐，具有“共時性”“共質性”“共在性”三種特色：由一群人，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享用同一塊餅和同一杯液體所表徵的主耶穌基督在十架祭壇上世人捨上的肉身及流出的血；他認為“網路聖餐”依然保留有這三個特色，因此“沒

有理由不能是教會對 Missio Dei 忠信的新方式”。

1. 共質性

他從“媒體作為人的自我延伸”這個理論來理解聖餐，聖餐是十字架上耶穌身體這個“主體”的延伸，他說：

如果真正在“客觀意義”上具有代贖功效的，只有 2000 年前“一次性”（彼得前書 3:18，希伯來書 9:28）的基督十字架事件，那麼後來的“擘餅分杯”，都只能算做媒體意義上的“模擬再現”。打從“最後晚餐”的第一次聖餐開始，那些餅杯就不是耶穌的“神人二性的身體本身”，而是一份讓信徒與主身體 / 主生命達成聯繫的“神聖媒介傳導物質”。

2. 共時性

如果在網上一起領受聖餐體現了實體聖餐的共時性原則，那麼從媒體倫理的“理想性”和“功能性”來看，共時性原則不能成為看“重播聚會”的弟兄姊妹不能“跟著”聖餐的理據；也絕不能說，一個下午的間隔，就能讓“看重播錄影領聖餐”的人，失去與那場禮拜直播的團契連結。

3. 共在性

邱慕天指出，“信徒之間只要有任何的‘形式載具’能夠確認‘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基督徒聚會就已經具備了‘感染’任何空間的基礎。”因著教會採用網路聚集，網路空間（cyberspace）就被政治化為教堂（ecclesial place）。

人類同在本質不是身體性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三月份發表一篇文章，“線上聖餐一樣是聖禮” Online Communion Can Still Be Sacramental，作者 Chris

Ridgeway 指出，已經有一些“低派”教會²⁰早就開始實踐網路聖餐²¹，而大部份看重聖禮的教會認為線上聖餐是個很怪異的神學問題。

作者從媒體溝通的角度認為，科技帶來的線上資訊交流是一個新的現實（new normal）。聖餐中，最關鍵的是神的同在；而“同在”並不等同於肉身的同在，而肉身的同在也不就是真正的同在。如果我們看線上視訊會議是本地社群已知關係的延伸，為什麼在網路聖餐中，作為神同在的記號的“餅杯”以及作為我們同在記號的“微笑和聲音”，就不能一起來表徵現實世界的良善和我們所敬拜的那位的屬靈真實呢？

反面立場：反對 / 不支持

反對線上聖餐的 4 個經典理由

美國福音聯盟 The Gospel Coalition 發佈了至少 3 篇關於線上聖餐的文章，觀點很明確，不行²²。福音聯盟的神學取向是改革宗傳統，這大概也代表了大多數改革宗教會的立場。

在文章“再思網路主餐，有個反對的理由不容忽略”中，作者提到強烈反對線上聖餐，他認為主餐是使用技術手段進行教會牧養的底線，聖餐這件事應該是受到限制，教會不應當“虛擬”進行的。作者給出了 4 個典型的反對理由：

1. **主餐的實體性。**主餐的本質是參與一個宴席，即便是一個象徵性的宴席……物理上的分隔消弱了（或者說毀滅了）共用的實質和實體的體驗。”
2. **主餐的群體性。**神的百姓聚到一起恰恰是實踐主餐的核心。
3. **主餐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完美地保證主餐的秩序，但是一個基本的護衛主餐的方式，是確保主餐僅在長老們的帶領下、且在教會的共同聚集中舉行。

人喝。但這多個人所領所喝，卻是來自一個餅、一個杯。”²³ 這個過程所彰顯出來的一而多，多而一的原則地彰顯了教會的合一。網路聖餐無法具體呈現這個合一的精義。

同時，舉行聖餐的過程中，2000年來，基督的僕人效法基督所做的四個動作：拿起、祝福、掰開、遞給，也是今天的網路聖餐無法呈現的。

因此，在張雅煌牧師看來：“無論對聖餐的意義理解持守哪一種神學觀點，都要求舉行聖餐時有一群神的子民在同一個場所與時間的基礎上領受聖餐。並且都有一套固定的聖餐禮儀，而且這個聖餐禮儀都是基於耶穌基督設立聖餐時的次序。所以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雲聖餐，目前普世教會中所持守的神學觀點，沒有一種是支持雲聖餐的。”²⁴

對改革宗傳統的兩點回應

1. 按著聖經

改革宗傳統，特別強調我們要本著聖經來行事；這不僅是敬虔的表現，也是教會合一的根基。他們認為：“我們渴望照常在教會中施行主餐，但也不能忘記，我們是要“按著聖經”施行主餐，我們不能用違背聖經的方式施行主餐。何況，若是教會不按著聖經施行主餐的時候，良心敏感的肢體會處於兩難，這既不造就人，也埋下潛在的分裂危機。”²⁵

筆者的回應是，問題的焦點恰恰是“按著聖經”。新約聖經並沒有提供教會舉行聖餐的步驟說明，而是從不同的側面指出了聖餐的意義。就如教會的組織性和屬靈性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樣，聖餐也有物質實體性和屬靈性兩個層面，這兩個方面如同人的身體和靈魂兩者是不可或缺，又彼此交融的；一個整全的人是身體與靈魂是完美統一的，而聖餐也是如此，一個聖餐是實體性和屬靈性完美統一；只是兩者的完美統一常常在真實的現實中被拉扯，而難兩全。

的研討和實踐就被中止了。

而在新冠疫情期間，網路聖餐的討論非常激烈，神學家、禮儀學者、主教、牧師都參與進來；而現實的場景是：既是綠燈又是紅燈²⁹。認為綠燈有的是意識到這是一種“極端情況的非正常處理”，有的則認為這是教會的一種自然的延伸；認為紅燈，則主要是對聖餐意義神學上的考慮（禮儀的程式以及肉身群體的聚集），當然也不乏現實的教牧考慮，比如：在家裡的肉身聚集真的不可能嗎？如果特殊情況把線上聖餐正當化，將來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疫情過後恢復正常聚會了怎麼辦？

對聯合衛理公會內部爭論的 3 點觀察

1. 顯然，作為一個宗派，他們對教會論與聖餐論有一致的理解和認識，但即便如此，宗派內部對是否可以線上聖餐依然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可見，對這個問題的選擇與否不只關乎教會和聖餐的神學，更關乎媒體的神學，以及權衡面對面基督徒團契的重要性。
2. 聯合衛理公會在 2013 年曾經叫停線上聖餐的討論與實踐，除了內部的爭議，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與其他宗派 / 教會的合一問題。聖餐是普世教會合一的標記，他們意識到，如果堅持線上聖餐，將會撕裂更大的教會合一團契³⁰。
3. 雖然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但在特殊情況下能容許不同的立場、實踐和探索，彼此共存，這是教會多樣合一的美好見證。但未來不同的觀點和立場要繼續彼此交流、碰撞，以能達到彼此在真理裡更深的理解和接納。

對新教不同宗派爭論的觀察與反思

1. 這是一個引發爭論的議題，但不是疫情發生之後才開始。已經有其他的宗派、教會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討論，所以大家不用從零開始，可以有些借鑒。

Heart for Devotion, Doctrine, and Doxology, ed. Burk Parsons) 一書中記載，加爾文在黑死病期間的牧養實踐：

在加爾文 (Calvin) 事工期間，日內瓦五次遭到瘟疫的可怕襲擊。在 1542 年的第一次疫情爆發期間，加爾文親自帶隊參觀了受瘟疫感染的房屋。由於感受到他的拼命很可能會導致死亡，城市的管理者們干預了他，因為他們堅信他的領導是必不可少的。牧師們在加爾文 (Calvin) 的指導下繼續了這一英勇的努力，他們在多次談話中講述了其中的喜樂。為此，許多牧師也因此喪生。許多人不知道，加爾文在日內瓦和其他瘟疫肆虐的城市私下繼續自己的牧養。加爾文的牧者心腸，在醫院裡的公民和移民身上得到充分的證明；在後來他收集必要的資源好為瘟疫受害者建立隔離醫院時，這一點得到了進一步彰顯。如果信徒去世了，他就在葬禮上，充滿激情和憐憫地講道。

這些都向我們顯明，加爾文是多麼看重真實地接觸信徒，給他們帶去安慰；有人可能會說，加爾文時代還是文字時代，沒有任何影音傳播也沒有即時傳播技術，甚至可能想也想像不到；因此，差別太大，不能以此來反對線上聖餐。差別很大是事實，但筆者認為：這個差別不是本質的，古人還有“見字如面”的說法，肉身的缺席的事實並沒有改變；因此，這個差別帶來的意義，還不足以能抵消面對面團契的重要性。如果他看重肉身的同在，而甘冒生命的危險去探訪信徒（當時印刷術已經發明，縱然沒有很普及，至少用文字媒體來取代面對面牧養關懷是可能的），那麼他是會堅持面對面為信徒舉行聖餐的。

昨天，余日新在微信公眾號“尋求你面”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中他試圖為線上聖餐提供神學支援。他闡述得非常有力，但我認為他用來肯定線上聖餐的論證，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反過來成

為反對線上聖餐的論證。最後以他自己的見證來肯定這種做法出人意料的教牧意義——父母成為孩子敬虔的榜樣。然而結果好並不能證明手段方式是正義的。作者只是就線上聖餐進行可行性思考，並不意味著作者支持這種做法；所以，大家也不要誤解作者支援以家庭為單位舉行聖餐等。

5. 即使相同的教牧考慮也會帶來對“線上聖餐”不同的抉擇。

有人說，線上聖餐反而會激發參與的人對線下一起領受聖餐的渴慕，所以，為了激發人對線下的渴慕，要堅持線上聖餐；更有人認為不要線上聖餐，只用靈裡的默想，更能激發人對線下的渴慕。

想用線上聖餐來達成的教牧功能，透過其他的牧養方式都是可以補充的（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筆者會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議——不是我自己的，而是集合了一些牧者的智慧）；但問題是：教會是否願意開拓新的牧養方式，保留聖餐在教會生活中特殊的地位；還是教會調整對聖餐的認識，讓它承擔更多的功能？

筆者認為，後者不是不可行，但這種做法是很危險的，要小心謹慎。因為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做教會事工使用技術應該小心考慮其邊界。

舉行線上聖餐的人，可能敏感於接受新事物，大膽踏入未知之地，積極勇敢地探索，但也需要存謙卑的心，充分聆聽傳統的智慧，知道前面的路存在許多未知，當下的抉擇可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

而不舉行線上聖餐的人，可能看重聖經的原則，珍視聖徒的傳統，但也需要從上頭來的智慧，好能敏感於時代的處境，穿透各種表像的迷霧，看到新事物的本質，以至於不會故步自封，錯過所臨到的機會。

這或許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盼望這個爭議帶來的加劇分裂，而是加深合一；最終會是什麼樣的結論，可能需要神的僕人重新回到神的話語面前，在新的時代處境中，靠著聖靈的幫助找到一條合乎中道的路。

接下來，筆者會帶領大家瞭解比新教更有悠久傳統的東正教和天主教在“線上聖餐”問題上的立場和實踐，並給出 8 點教牧實踐建議。

上篇“新教各個宗派的不同立場及其神學考慮”談到，新教不同的信仰、神學傳統中對“線上聖餐”觀點各異的爭論，看起來很不一樣。但其實，在新教普遍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禮儀傳統中，聖餐禮的執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乃是傳講真道。因為聖禮是那不能看見之道的可見彰顯，聖道才是中心，是本質，而不是聖禮。所以，如果這種聖道為中心的崇拜禮儀結構不改的話，某種意義上，沒有舉行聖餐禮對新教的教會來說，在神學上挑戰不是很大。筆者同意公號作者 leaptheloop 的判斷，他也認為：從神學自洽的角度，按比較寬鬆的意義上來說，新教的教會都可以透過網路，由牧師祝謝，齊領聖餐³³。

舉辦聖餐—寬鬆版

	方式	對應宗派
線上	共同在一空間內聚集	各宗派
	授權地施受（含授權的個人）	路德宗
	自我施受	除路德宗和改革宗（非慈運理）以外的新教
無記號（餅杯）地懷念		
線下	齊領（透過網路，由牧師祝謝）	新教均可
	神領聖體	天主教
		信（重）洗派 慈運理

但教會歷史告訴我們，在宗教教革之前，教會的“主日崇拜”是以聖餐為中心的。嚴格來說，他們稱這聚會為“感恩祭”。聖餐不單是崇拜的中心；聖餐就是崇拜聚會³⁴。現在的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還是以“聖餐”為中心的，

天主教的感恩祭

天主教教義認為，聖餐（筆者注：天主教稱作“感恩祭”）是教會生活的中心。當下對線上聖餐的態度，筆者主要從現任教宗 Pope Francis 的教導來看，一般認為他的教導就代表了天主教的官方立場。教宗在 4 月 17 日的講道“與主相識”（Familiarity with the Lord）中，清楚地警告線上彌撒的危險，他說：“基督徒與主相識，是親密的，個人的，但總是在群體裡；若沒有團契相交；與主相識，若沒有餅和杯，與主相識若沒有祂的教會、沒有祂的百姓，沒有祂的聖禮，是危險的；不小心會變成一種諾斯底式的相識”。

在早晨的彌撒中，只有和他在現場的人可以領受真實的餅杯，而線上沒有到現場的人只能觀禮，領受屬靈的聖餐（Spiritual Communion）。在講道中，他清楚地指出媒體的危險，雖然人數眾多，看起來在一起，但並不真實地“在一起”。“這不是教會”，他說，“這是主所允許的艱難時期的教會，但神眼中的教會是有百姓和聖禮的，一直都是如此。”

他誠實地說到自己有一次要去一個空無一人的大教堂主持彌撒時，是如何被他的一個主教責備而歸正的，“小心別把教會變得虛擬的，對病毒過敏的；不要把聖禮變成虛擬的，不要把神的百姓變成虛擬的。教會，聖禮和神的百姓都是實實在在的。”所以，他說，“雖然在當下的處境中，我們只能這樣與主相近，但要勇敢地探出頭來，不要再待在管子裡。”

東正教和天主教傳統帶來對疫情下聖餐的反思

1. 有著悠久信仰傳承和嚴謹組織架構的教會，對“可不可以線上聖餐”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判斷上，清晰而明確：不可以。他們都認定教會的“在地性”是本質的特徵，是不能妥協的底線。沒有什麼爭吵，也沒有什麼不合一。雖然兩者對少數人參加的聖禮的意義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拒絕線上私下領受聖禮，而同時充滿了教牧的關切。

門徒以人傳人的方式去傳揚福音。要說明的是，這一點不是要否定媒體事工，筆者自己就參與其中。

4. 聖經作者清楚地界定媒體的局限。新約時代的新媒體就是書信，保羅有效地使用新媒體牧養教會，很多次他信到人沒有到，但他多次表達自己逼切地想再到他們中間去（羅 15:24，林前 16:5，林後 13:1，門 22）。約翰多次說：紙墨不夠，要當面談論才行（約貳 12，約三 13-14）。
5. 要看重合—，合—是教會的本質。每一個突發的事件和形勢很容易撕裂原有的團契，要保守自己教會內部的合—；也要儘量和其他教會、宗派的合—。在聖餐的問題上，新教與天主教、東正教本來就很難合—；如今“線上聖餐”可能會使彼此之間的隔閡擴大。求主憐憫。
6. 可以鼓勵不能線下領受聖餐的人做“屬靈聖餐”的操練。這是一個古老的操練：透過默想聖餐，在內心培養一種對聖餐的熱切渴望；雖然你不能領受聖餐，祈求耶穌來與你同在，就好像祂在聖餐中同在一樣³⁷。

可以效法清教徒在家裡建立起家庭敬拜的祭壇，一家人（包括孩子）每天都來親近神。這裡有一個簡單可行的家庭敬拜指南³⁸。

聖公會的神學性指引可以作為當下中國教會的借鑒：只要不是僅僅個人參與，而是有至少3個人的團契，經過教會的認可授權就可以舉行聖餐。這一點用在“線上聖餐”具體的實踐上，至少可以有兩種做法——

- » 參考初期教會 Justin Martyr 的做法：在教會能公開一點聚會時，讓少部分弟兄姐妹一起領餐。然後，由教會牧師傳道長老執事等人把餐中的餅杯分給其他弟兄姐妹（像家訪一樣）；這樣能照顧到一些因種種原因無法線上以莊重的心領受的人。
- » 主日的時候，信徒在不同地方聚集，以小組的方式線上敬拜，並領聖餐；舉行聖餐的時候，有教會的同工（長老執事）在現場監督。如果同工不夠，可以分批輪流到不同的會場，有教會

的監督同工在場的時候才能領受聖餐。沒有同工在場的小組，信徒就觀禮，不領受。這樣，一般也能保證每個信徒一個月領一次。

我們都很熟悉羅馬書 8:28 的教導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從神永恆超越的視角來看，當下的疫情會給基督的教會帶來祝福。就線上聖餐這個事情，雖然不少教會陷入困惑、爭論甚至紛爭之中，但有兩點是對所有教會來說肯定是祝福：第一，大家更深入地來認識聖餐，瞭解聖餐的意義；其次，網路世界不再那麼遙遠和虛幻，至少大家比以前都更認識網路這個新的“世界”。

我們越來越意識到，當談論聖餐的時候，我們不是在談論一項事工，或崇拜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我們在談論神在肉身顯現，談論神透過教會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奇妙的作為。這不只是個聖餐論、教會論的問題，也不只是崇拜學、神學的問題，也就是基督教哲學的問題。或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們是在談論信仰在真實世界中的全部意義；這是極其複雜的問題。希望本文只是一個開始，引起更多的討論和探索。作為在這個時代蒙召服事的人，我們何等有幸，又何其惶恐，惟願至高的神指引我們，成就祂的旨意。願祂的國度降臨！

鳴謝：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我的師長、朋友、同工給了寶貴的回饋和建議，在此特別向：安平牧師、主鑿、Edmund、Asaph、Tim 表示感謝。

原刊於：5月28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林偉清，曾是北京一小教會牧師，加爾文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碩士（新約方向）。同時也是丈夫和3個孩子的父親。現在國內某神學院服事，個人異象是神學教育和植堂牧養。

15 實然的疫情，應然的聖餐？

余日新

此次的新冠肺炎，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許多意外變化，在教會生活中亦是如此。更不曾料想，實行網路聖餐是否合理，在不同基督徒圈子裡都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且引來許多爭執和辯論。

筆者決定撰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提供一個決定性的答案——針對時下正受關注且本身就十分具爭議性的議題，這尤其顯得不切實際。筆者只是就自己對聖餐議題的關注和研究上的興致，提出幾個不同角度的思考，盼望能激起一些有意義的反思，並能對實踐產生積極的影響。

以下所論述的內容或許很快會成為被批判的另一面靶子，但這也是極自然的現象。理想狀態下，對特定議題有所思考的人若能以正確的心態且負責任地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對於受眾而言本是大有裨益的事。為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請恕筆者在如下論述中略去特定資料的引注；但對於重要思想的來源，筆者仍會在行文中注明。

再問聖餐的意義

當我們追問疫情之下網路聖餐是否合理這一問題時，相比起形式上的合理，其實更重要的是回到對聖餐自身意義的認識。然而，許多人對聖餐的認識，恐怕在平日教會生活中就比較模糊，面對疫情更是不清楚。應對當下的辯論，我們可以回溯到宗教改革時期在聖餐神學上的四大立場：變質說（天主教），

動。對這一涉及諸多層面的複雜議題，筆者在以下有限空間內只嘗試提及幾個要點。相比起詳盡地闡述聖餐的意義，筆者試圖勾勒出聖餐神學的輪廓，能從幾個特定角度為當今的處境帶來不同的反思。

直至 19 世紀末期才被發現的《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是瞭解初期教會信仰和實踐的重要文獻。學者基本認為這份文獻大致於第一世紀末期時已存在。《十二使徒遺訓》的第 9、10 章便是處理聖餐的議題。這份文獻告訴我們，早期教會基督徒以五餅二魚的意象來比擬聖餐（*Didache* 9:4-5）。據福音書記載，當耶穌行完五餅二魚神蹟後，所剩下的碎末竟滿了十二個籃子（太 14:13-21；可 6:30-44；路 9:10-17；約 6:1-14）。如同剩餘的碎末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十二使徒遺訓》教導末了耶穌基督要如此將祂的百姓從天的四邊召聚來進入祂的國度。同一文獻的 10 章 5 節更是強調，基督將祂的教會從四極召聚而來，將他 / 她們從罪惡中救拔出來，並在祂的愛中煉淨，歸於祂自己的國度。因此，對於今天的教會而言，聖餐不僅是教會的一項聖禮，還時刻提醒教會在世間未盡的使命。教會被稱作基督的身體，其中每一個分享基督救恩的基督徒，都應當將基督生命之餅分散到世上，讓更多人能領受耶穌基督的生命。對今天許多尚模糊於到底誰才可以領受聖餐的教會而言，九章 5 節告誡我們只有受過洗的基督徒才具備領受資格。儘管聖經本身並未明言到底誰才可以領受聖餐，但這份早期文獻解釋了，只允許受洗的基督徒領受聖餐這一傳統自教會初期就已存在。

疫情之下，當許多教會為各自傳統辯護時，我們卻忽略了早期教會另一個十分重要但如今被許多人遺忘的傳統。早期教會在主持聖餐時，他們預備的不單有餅和杯——其實還包括水。早期聖餐儀式將水摻入酒中供人領受。第二、三世紀的多位早期教父包括愛任紐和亞歷山大的革利免都為這一傳統辯護，可見這明顯是早期教會十分普遍的做法。因為當時的信仰認為水象徵了耶穌基督真實的人性，而水和酒混合則象徵道成肉身的真理。尤其《約翰福音》19 章 34 節記載，當掛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兵丁扎傷時，從他肋旁流

世人見證教會是被這神聖的愛所澆灌充滿的群體。疫情之下，教會無法實體共同領受聖餐本身令人十分遺憾。但聖餐象徵著永恆上帝無時不刻與我們同在这一奧秘，豈不更當在疫情下藉著恰當的方式來表達，給信徒帶來莫大的安慰嗎？並且，當疫情之下人心惶恐且愛心漸冷淡時，基督徒更應當被呼召以各樣的智慧去見證和流露那神聖的愛！

關於“共時”和“共在”的思考

在聖餐神學發展過程中，早期教會的思想未必有系統，但卻展現了十分豐富且宏偉的視野，其豐富性是當今許多在此方面的著述仍難匹及的。眾所周知，聖餐是宗教改教時期不同改教陣營之間頗具爭議的一個議題，並且這爭議直到如今仍在繼續。儘管早期教會的一些寶貴視角在彼時已有所丟失，但改教家們對聖餐議題的處理無疑顯得更為細緻且系統化。路德的聖餐神學是在與天主教、慈運理以及極端改教家的論辯中形成的，自身觀點前後也經歷諸多轉變。但若說路德後期成熟的聖餐神學仍未撇清天主教變質說的“餘毒”，這樣判斷顯然不合宜。作為第二代改教家加爾文，他與馬丁·布塞一樣，極力尋求在慈運理和路德之間的“第三條路線”。加爾文極為精妙地將聖餐神學的重點放在“與基督聯合”之上，並且尤其強調這樣的聯合是藉由聖靈達成。但如前所述，當天主教十分強調教會和神職人員在聖餐禮儀中的作用，而路德和加爾文則十分看重聖靈在整個聖餐禮儀中的角色。他們之間的差異，誠如華人學者林鴻信所點出：路德強調基督的身體“從上而下”臨在於聖餐禮中，而加爾文則強調聖靈令我們“由下而上”地經歷屬天的基督。然而，倘若細緻留意路德的聖靈論，我們會發現路德所強調的基督臨在也是在聖靈裡；路德曾言“基督藉著聖靈的臨在比肉身基督的臨在更為豐滿”！

作為宗教改革時期兩大成熟的聖餐論代表，路德和加爾文之間觀點的差異其實反映了他們迥然不同的基督論進路。加爾文的基督論顯然深受奧古斯丁影響。至於路德思想的源流，在學界上尚未形成定論；但顯然這位奧古斯

忽，疫情時期遵照“按理領受”的網路聖餐豈不顯得更為有益嗎？

在疫情嚴重的地區，每個家庭的活動空間都受到嚴格限制，大部份時間必須一家人待在家裡。儘管可以舉行網上禮拜，但限於各地區、各教會、甚至各家庭的不同情況，有時會難以做到“共時”參與線上禮拜。筆者與一線牧者和教會長執交談關於網路聖餐議題時，還延伸出“是否能延後觀看本教會聖餐禮視頻自行領受聖餐”的特殊議題。這困難對於特殊從業人員尤其是醫務工作者十分實際，再度將我們推向在特殊情況下的神學反思。如前所述，在特殊時期下的聖餐議題上，我們更應當著眼於聖靈的臨在和聖道作為聖禮的載體兩方面要素上。因此，面對無法按時線上領受聖餐的肢體，或許關鍵問題在於：由專人錄製的禮拜和聖餐禮視頻能否承載上帝的道？這裡答案無疑再次是肯定的。又如前所述，網路聖餐仍然應當在教會的秩序和監督下進行，因此，針對延後觀看視頻領受聖餐的肢體，教會的職責便是應當安排教會所認可的事奉人員，通過線上的方式陪同領受聖餐，形成教會體制內互相監督和彼此交待的關係。如果能做到以上安排，筆者認為，出於實際困難而無法按時參與網路聖餐的肢體在專人陪同下延後觀看視頻領受聖餐是可行的做法。

有趣的是，聖經《民數記》9章9-12節記載，面對因特殊原因無法在猶太人曆法正月十四當天守逾越節的以色列人，上帝允許他們在一個月之後的二月十四日當天，按同樣的規定守這一對以色列民族而言至關重要的節期。筆者老家的教會傳統也有類似的做法。面對無法在聖餐主日按時前來禮拜和領受聖餐的肢體，主禮的同工會按人數預留餅和杯，主禮同工會為這些餅和杯一併祝謝。而遲延到來的肢體在領受聖餐時，仍應當在事奉人員陪同下，以慎重端莊的心態領受餅和杯。或許有人會說，既然聖餐作為聖禮只是表達其所“象徵”的意義，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更為寬鬆的方式來執行呢？在下面最後一部分，筆者將簡短闡述如何理解聖餐作為“象徵”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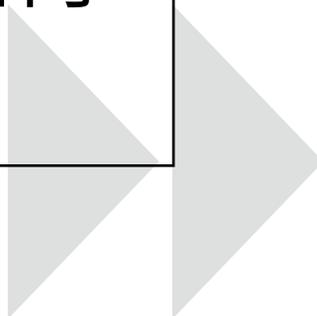
複雜的定義，但應用在聖禮的討論上，如果文字尚且只能劃定為符號的次生系統，恐怕電腦語言及其所形成的虛擬聖餐包在傳遞聖餐的意義上更受局限。更何況耶穌設立聖餐時所採用的“符號”——餅和杯——是源於自然秩序，與人類的生存和體驗本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然，在聖餐的預備上，筆者並未極端到要堅持嚴格按照初代猶太基督徒預備餅和杯的方式來預備今天的聖餐，在葡萄酒和葡萄汁之間的差異上也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但如果將餅和杯轉換成電腦上可供點擊的電子聖餐包，或如救世軍將洗禮改成旗幟下的“募兵禮”，筆者認為此類聖禮與基督教歷史中聖禮所承載的意義，二者之間已形成顯著割裂。

總結

以上是筆者就著疫情之下網路聖餐可行性的一些思考。如上所述，筆者認為聖禮應當是在教會的秩序中執行；筆者尊重不同教會出於各自角度的擔憂和顧慮，也認為短暫時期內不實行聖禮亦是可理解的權宜之計。的確，如果教會平日在聖禮上就缺乏教導，貿貿然地想在疫情時期“按理”領受聖餐，這本是勉為其難之事。聖禮如何成為信徒個人及教會的祝福，這本身與個人或教會平日的預備息息相關。教會牧者不予施行網路聖餐，謹慎將聖餐拖延至疫情結束後再舉行，這也是出於智慧之舉。但，教會不能按時實行聖禮始終應當是一個缺憾；我們不應將其合理化為“最好”的辦法。如若早期教會信徒不冒著生命危險在洞穴中聚會、掰餅且施行洗禮，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或早已蕩然無存。

面對特殊處境下如何實行聖餐，我們其實應當祈求從上頭而來的智慧。與其等待疫情結束之後再教導聖餐的真理，倒不如在疫情期間就具體計畫如何實行。因為聖禮本是基督對教會的吩咐，是命令。意即，如果是命令，我們對果效的顧慮，或甚至對個人“體驗”的看重，就應當讓位於對如何更好地實行聖禮的積極思考。譬如，按筆者所知，在教會所能負擔的限度內，一

重構



場，或許是唯一的禾場。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教會積極地意識到，網路空間是一個大有可為的新世界；大部份教會，特別是城裡的教會迅速調整自己，積極應對，關乎教會事工的幾乎所有層面，都被放到線上：線上牧養、線上崇拜、線上禱告、線上門訓，以及各種線上專題課程等等。有不少牧者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忙了。

線上的便利的確使人感覺到了效率，但同時也滋生了惰性：線上敬拜不挺好的嗎？不見面不也挺好的嗎？

可以看見，從外部和內部的角度來說，教會牧者已經感受到，線下重啟可能比經濟的重啟要艱難和緩慢得多。但長時間不見面會削弱信徒間真實的生命相交與成長，帶來不好的影響。筆者認為，現在是疫情的視窗期，一方面教會在繼續探索、優化線上事工的同時，要開始評估線上聚會的優劣；另一方面，現在是線下聚會最好時機，教會要想辦法適當恢復線下小組聚會，包括小組形式的主日崇拜。

過去的世界回不去了

疫情初期，許多人期待疫情趕快過去，好能回復到過去的生活。但疫情發展到現在，人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過去的世界回不去了；人們開始談論後疫情時代，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與新冠病毒共存的世界

雖然我們國家的疫情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每天只有個位數的新增案例；但疫情的在全世界並沒有減緩的趨勢，現在全球每天的新增確診的人數在增加（附圖）；非洲的疫情爆發，正進入冬季的南半球感染人數大幅增長，尤其是巴西；專家擔心疫情很可能出現南北半球交替爆發的狀態。同時，我們知道中國的疫情漲幅很少，但也不是完全為0，不少人預測今年秋冬還會再次爆發。

教會如何應對？

雖然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但疫情讓我們具體地看到那個不確定的因素；在這種不確定性極強的疫情形勢下，教會如何回應呢？筆者有3點看見：

第一，定睛仰望教會的元首耶穌，勇敢走出去

新冠病毒超過了目前人類所有對病毒的認知，現在說人類的科學技術最終能戰勝新冠病毒還為時過早，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太多未知的領域。在這個時候，教會最明智的做法是放下人類自己的驕傲，定睛仰望耶穌基督。基督不僅是教會的元首，祂也是萬有的主，以弗所書說：“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弗 1:22b）。

這種確信，好比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中留給門徒的應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種掌管和同在，不是給靜止中的教會，而是給行動中的教會的，給那些遵行耶穌的旨意去活出公義和愛的行動的教會的。

在耶穌復活的那一天，門徒害怕，門都關了，但耶穌突然站在他們中間給他們平安，然後祂說：“父怎樣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真正的平安不是躲在房間裡經歷到的，而是走出去面對一個敵對、不安的世界而經歷的。

當我們說：“在這場疫情中，神必然會保守祂的教會”的時候，指的主要不是教會會平安穩妥，而是指教會在活出使命、服務世界的時候，會經歷神奇妙的保守。“定睛仰望耶穌”，為的是讓我們能更勇敢地面對這個不確定、不安的世界；這不是讓我們枉顧衛健康的的要求，不負責任地去冒險，而是要我們勝過死亡的恐懼，勝過對不確定性的憂慮，去做神所託付我們的事。

第二，誠實地評估線上的事奉

從2月初開始到現在6月初為止，整整5個月的時間裡，大多數的教會

plexity and D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Gustavo Mesch & Ilan Talmud, 2006), 這是在社交網路(以臉譜為代表)出現後3年在以色列青少年中做的研究。文章從“親密的關係應該是整全的、個人化的”出發,通過分析影響社會關係建立的三個方面——(時間)強度、(討論話題)內容和共同的活動,對比了線上關係和線下關係的品質,指出線上關係相比來說是比較弱和距離遠的。

- » “探索線上敬拜者的真實經歷”(Exploring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Online Worshipers, Matthew Broaddus, 2011), 本文對3個線上敬拜者做了深入的個人訪談,試圖理解線上敬拜的角色及其帶給敬拜者屬靈生命的益處。作者觀察到線上敬拜有以下的優點:取代線下的禮拜(因故不能參加線下的敬拜)、輕鬆的環境、渴望連接又想要匿名出現、使用社交媒體與人互動;而缺點有:讚美的時候,參加者大多只是聽著,很少開口唱;線上沒有辦法管孩子;跟教會同工的連接感比較弱。最後,作者根據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研究,結合自己的觀察,提出了幾個值得注意的主題:1.線上敬拜中神與人的連接感很弱;2.線上敬拜比較不禮儀化;3.線上敬拜更讓人關注自己的舒服和便利,而不是生命被改變;4.線上敬拜更讓人想要用科技去掌控敬拜的流程而不是在敬拜中與神交流。

第三,繼續探索線上,把握時機,尋找各種機會恢復線下

許多教會已經開始線下的活動,不僅因為感覺到線上聚集的疲勞(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有同樣的線下聚集疲憊感),而是因為沒有人能長時間地忍受只是螢幕裡的互動;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相交,是更人性的做法。而且所有人都會同意:線上不可能取代線下。那麼,現在大概是線下聚會最好的時機。等進入冬天,即使疫情不爆發,我們的政府和一般民眾也會比現在更加謹慎和小心,預計人群聚集將比現在受到更嚴格的管控。

因此,從現在開始到10月份,教會除了繼續探索、優化線上事工的同時,

總結

人們已經看到，疫情已經並將繼續深刻地塑造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基督的教會並不能倖免其影響。但教會已經走過了 2000 年的風雨，承受了各種嚴酷的考驗，我們有理由相信：主的教會必將安然渡過這次危機，不僅僅是生存下來，最終還要發旺興盛，多結果子；因為教會的生命乃是深深地扎根在死而復活的耶穌的身上，祂是生命的主。復活的主必將帶領祂的教會在每個新的時代，不管是疫情時代還是後疫情時代都是一樣！

每一次面臨時代變革，教會都活在一種張力中，一是敏感於時代新處境，二是持守聖經古舊的真理。在我們的討論中，這裡的張力或許就是線上媒體與實體教會之間的；什麼是虛擬的，什麼是真實的？虛與實兩者之間的界線有時候並不那麼容易劃出，或許也並沒有統一的標準，這裡特別需要在聖靈裡的深刻洞察與辨識。惟願主的每一個教會，在這個時代的服事中，既活出忠心，又彰顯見識！

原刊於：6 月 8 日 今日佳音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林偉清，曾是北京一小教會牧師，加爾文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碩士（新約方向）。同時也是丈夫和 3 個孩子的父親。現在國內某神學院服事，個人異像是神學教育和植堂牧養。

講“聖經”，但沒有建造社群或做事的能力；不懂處事溝通；症狀輕微的“能說不能行”“頭重腳輕”，症狀嚴重則成為整個事工模式的拆台破壞者。

身為訓練記者新聞寫作的編輯主管，從經驗角度也會說頂大“新聞研究所”的畢業生時常並不好用。

特別是以前沒有實際經驗，而研究所又是專作“媒體產業分析”的高材生，則進來後一開始跑不出新聞、寫不出東西是很常有；但又由於其學歷以及過往訓練，容易對基礎實務產生輕賤，無法接受自己暫時只能做新鮮人的事情而領新鮮人的起薪、甚或無法承認自己是寫得差，被改稿退稿。跟他／她磨稿已經很耗費我心力，其心態的自恃抗拒更是增加人事訓練成本。

所以華神校訓強調“學術、靈命、事奉”三者並重，確實正確。因為“學術”理論與現場做事的能力和經驗脫節，我真的不如找一個私立大學傳院畢業生、或無相關科系背景的年輕人，都更容易育苗。

只是我雖能認清職場如此，卻堅信“教會”當是不一樣的。職場企管出身的教會領袖，容易把職場企業全部的觀念搬來教會，但若部分教會主事者因有這樣的經歷，就宣揚起“神學無用論”，那便是基督徒應當防備的“實用主義的酵”。

教會的方向

上一篇文章（《對新科技挑戰的神學省思》）提及“工具主義”的科技觀，是讓“技術革新應用”各行各業追逐的目標服務。然而若該行業本身失去了真理的目標，“技術革新應用”則只會助紂為虐。例如假新聞、金融衍生商品陷阱、銷售術。

因此，不論新聞系、醫學系、教牧系（神學系），人文倫理的訓練不可獲缺：新聞倫理、醫學倫理、神學倫理。

高等教育必備的專業訓練，是為人的“志業”打下終極價值觀。那些“職人精神”與“召命”的塑造、那些廣義現代世界觀與社會時代的“公共神學”。

諷刺的是，教會作為體現真神“新創”和“救贖”心意的生命群體，居然開始讓“神學無用論”成為顯學。

恰好個人曾從臺灣北、中、南三間有代表性的巨型教會，以及某泛福音派機構、某些高峰會和領袖營，“親耳”聽其領袖牧師“親口”講瞧不起神學院的訓練，或是認為神學研究無益於發展教會。語境下或以職場 / 社會經驗為瑰寶、以管理學方案或心理學為教會組織發展的底蘊，說：

“福音是簡單的東西；神學把它沒必要地複雜”

“神學只令教會吵架分裂，傳福音才能讓教會興旺合一”

“耶穌也沒拿什麼神學碩士！”

“事奉”不能作為“靈命”的替代補充品

我說自己是十分能夠體會那些話出自的語境。

一來，我並不反對實驗、反對犯錯，也認為教會要有容錯率（being an error-tolerant design），才會是能反映上帝活潑心意的韌性社群。

二來，把神學探索變成“死讀教義”的，有一種是好審判論斷，而且自認掌握真理的（教會邊緣）人，事事看不過眼、時時得罪人，能製造卻不能解決問題。“神學”在這些人口中，給人一種 bad taste。

三來，更沒有人會反對，教會應當在福音使命的催促下同心。

但不幸的是，並不需要任何神學專家插手，而多只要是有心追求“與神建立關係”“探索神的心意”“尋求祂的啟示”的信徒，都能感到輕賤神學的牧者底下的教會往往真理根基薄弱、門徒無法得到他們渴望的真道餵養。

有十幾歲還沒念大學的學生告訴我，生長在那樣的教會，一日比一日空虛，如虛度時光。雖然有一群老朋友兼玩伴，然而當想追求“門徒訓練”時，教會給的卻是“事工訓練”。讓做更多的事、參與更多的服事；“彷彿只要讓手上忙碌，腦子裡心裡就不會在想那些（有的沒的）事”。這些畢竟，都有著“傳福音”“興旺教會”的美名，是有意義的忙碌。

只是時間一久，心靈上的匱乏、服事中真道的迷航，無法掩飾。

績效決定神學，或神學訂定績效？

我們必須自己當心、或提醒一些牧者自身當心，當媒體報導他們的事工、或我們敘述自己的事工，所有的見證全是圍繞會堂的“規模”、單季受洗的“人數”、領袖在世上獲得的“頭銜”，請問：耶穌基督真正在意這些嗎？還是人在意這些呢？我們引導基督徒，是讓他們在意耶穌基督真正在意的事，還是人在意的那種成功？

“神學無用”嗎？某種程度，它是無用，一是前面那種死守教義的無用。不能隨著神的心意“更新而變化”的偽神學、死神學，那一種的無用。

但還有一種無用，是它不能獲致“人在意的那種成功”的那種無用。是將彼得一場聖靈感動的講道，令 3000 人一朝決志的“有用”，對應司提反另一場震古鑠今的聖經神學佈道，卻當下讓他招致群眾亂石打死的“無用”。是希伯來雲彩般的見證人，奔跑至死“卻也沒有得著他們所盼望”的無用。是我的神學對這問題“無用”的回答：

“對這段時間肺部發炎、浸潤，沒有特效藥治療而經歷痛苦死去者的親朋，怎麼跟他們解釋，‘你這位神在哪裡？’‘祂有什麼用？’”

是耶穌基督，至高而全能聖潔的神，竟替世人死在十字架的“無用”。

無效的基督無醇的神學

“技術”像是一輛馬車，不斷地奔馳向前。“效率主義”追求馬車奔馳的速度，或者它能夠日行千里；“工具主義”驅馳引領這輛馬車，服務於人心中的“有用”。

我們的眼光若只放在“效率主義”與“工具主義”的有用，沒能體察上帝創始成終、在十字架上啟示世人的心意，我們也看不到神學有用。

甚至，“教會”可以繼承著 2000 年來發展出的基督教文化招牌，僅是因為那招牌上的基督“有用”。只是，當 2000 年前那樣一位基督，循著那招牌進入我們教會，祂會認得自己是這間教會的元首、跟隨的主、生命的導師、敬拜的君王嗎？

當今天耶穌敲著我傳道工作辦公室的門，說“慕天，我們談談”，我是欣喜若狂地驚呼“主啊！你居然來找我，有太多話想要當面和你說！”還是說：“主啊，教會運作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樣；讀你話語讀成死腦筋的一堆，我帶他們帶得好累啊！”“等等我，我們約晚上或明天好嗎？你來沒有事先約我真的沒辦法，一會我還要去給同工訓練／帶聚會／預備教材。或是你跟來一起觀摩，完了我給你十分鐘事工導覽，瞭解下這十年我們這群人在你名下做出哪些成果。”

這是個我不時會想到的場景。大概也是因此，從來沒有一種事工能讓我忙碌、讓我真正想要渴求那樣被世上肯定的成功。有的永遠只是，會在祂敲開門時唏哩嘩啦哭得像孩子一樣。

原刊於：5 月 26 日 尋求你面

作者簡介：邱慕天，神學研究者，曾任《臺灣醒報》副總編輯。

18 疫情為普世教會更新提供的五大契機

董家驊

疫情是危機，但也帶給普世教會更新的五大契機。

契機一：再思崇拜和團契的意義

這次的疫情首先衝擊到的是教會的實體崇拜。我們絕不是要稱頌實體崇拜的暫停，而是要藉這機會重新反省：我們平時真的有在崇拜嗎？當我們每週來到教會禮拜時，會不會漸漸忘記敬拜的意義不單在於與上帝的連結，也是與弟兄姐妹的連結？

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基督徒，因為某些限制等因素無法像往常一樣聚會，這反而使許多教會群體開始反思：什麼是崇拜？什麼是團契？

當我們無法開展動輒百人以上聚會時，此時化整為零，反倒是重新建立真實連結的機會。

契機二：檢討過去對節日和大型組織的過度依賴

其次，疫情的衝擊就像門徒生活的一場體檢，讓我們有機會反省過往教會群體的所作所為。如果教會在實體聚集時，並沒有培育門徒，那就算運用科技轉到線上也是沒用。若沒有扎實地培育門徒，不論是實體或線上，我們都無法忠心見證福音。

的我們當然可以用數位媒介來牧養。數字和身體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應是相容整合的關係，因為人還是需要透過身體參與數位活動。

敲下鍵盤、點進連結、在鏡頭前發聲……這些都是在身體中的行動（embodied acts）。人際連結，透過數位通訊媒介傳達出去，的確有“失去寶貴元素”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否定這樣溝通中“身體”的參與。

契機五：神學思想和信仰實踐的更新

回顧教會歷史，信仰實踐和神學論述是相互影響的，而每次處境的巨大變動，都挑戰和更新了教會的信仰實踐，也刺激活化了教會的神學思考和論述。

例如，奧古斯丁在羅馬帝國秩序崩塌之際寫出《上帝之城》；馬丁·路德在印刷時代開啟之際，點燃了宗教改革的運動；莫特曼在二戰的衝擊下，把焦點從人類的努力拉回到上帝的行動，發展出盼望神學，區分了樂觀與盼望的本質差異……

此時此刻，面對 COVID-19 的疫情衝擊，或許普世教會正要邁入另一個神學思潮和實踐更新的黃金期。

原標題：《重磅回應！港臺牧師再思新媒體牧養的契機和轉變！》

原刊於：4月29日 今日佳音

作者簡介：董家驊，臺灣石牌信友堂牧師，世界華福中心候任總幹事。

19 疫情下，新媒體牧養的三個轉變

胡志偉

自今年 2 月，從內地疫情爆發，到 3 月 27 日起實施“限聚令”（禁止 4 人以上聚會），香港教會事工大多陷於“停擺”狀態，教會領袖被動無奈地採用 Facebook Live、YouTube 進行崇拜直播，以 Zoom 開會與團契小組等。

轉變一：由聚點到連線

安平牧師多年來推動新媒體事工，文章提及“新媒體啟動了教會的公共性，也啟動了教會的媒體性。”華人教會，包括香港教會，一向對新媒體存有戒心，未能善用；反之，異端教派如耶和華見證人、全能神等，則更多更持續地投放資源於新媒體的外展事工。

華人教會要學習使徒時代的基督徒，放下對耶路撒冷聖殿敬拜模式的強烈情結。華人教牧與信徒，喜歡熱鬧地去教會聚會，整個信仰生活就是圍繞著堂點不斷迴圈。一場疫情，猶如逼逼一樣（參使徒行傳 8:1），把“聚點”粉碎，信徒不能以地點作為中心。

過過去教會的習慣被打破，現今成為“散居之民”，被逼流動，隨走隨傳，以日常生活見證基督。當華人教會過度以“聚點”來理解教會生活時，自然會投放資源於購地建堂、增添設施、提升節目、做好宣傳等，而新媒體只被當作事工工具之一。

大多數華人教會只服務本地會眾，這是“聚點”的特性，然而堂會一旦

“連線”，地域界限消失，地方堂會轉變為“全球化堂會”。有網路的地方，就有等待聯結的受眾。香港有數間神學院開始網上課程，吸引了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華人信徒，而且報讀人數急升。

轉變二：由否定到善用

筆者認同安平牧師所言，華人教會領袖常有的“觀念誤區”是悲觀（異化論）地看待新媒體。疫情驅使大多數教會放下否定新媒體的心態，務實地學習運用新媒體來彌補不能實體聚會的缺口。不同地區疫情不一樣，但線上聚會將會持續一段時日。即或可以實體聚會，將來仍會因為風暴、暴雨、山火、地震等因素暫停實體聚會，也會有少數信徒患病與行動不便，不能參與聚會。實體聚會，輔以線上直播，很可能發展為聚會的新常態。

筆者理解新媒體只是“承道之器”，只是工具而已。面對及應用工具，領袖要瞭解其特性，加以善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宜不假思索地全面擁抱，乃要懷有“既批判亦善用”的態度。正如傳播學大師 Marshall McLuhan 提醒我們：“我們去塑造我們的工具，但同時須要留心，我們的工具也會塑造我們。”新媒體只是教會向世界呈現的面相之一，並非教會全部；重要的是教會的真實內涵，而非浮誇的外表包裝。

當我們運用這些工具時，我們要留心，不要讓新媒體成為“主人”，反過來主宰教會的事工價值。例如有位姊妹分享，教會重視 Zoom 教學，卻少了個別關懷。牧者花多時間忙於預備線上崇拜，沒有時間安靜下來思考教會經疫情後應有的改變。

轉變三：由虛擬到真實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 Sherry Turkle 寫了兩本書，中文版分別名為《群體性

20 暫停還是快進？

——再思後疫情時代的教會與新媒體

安平

我三月中講座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線上聚會很可能會成為教會的新常態。一個月後的今天來看，對此大家幾乎沒有什麼異議。

從被動層面講，疫情本身的長期性和反覆性，使政府更有理由限制大規模的、較多人數的聚集，當然包括教會。這是可預見的，也是正在發生的。從主動層面思考，教會出於公共責任和“愛人如己”的誠命，也不應急於“復工”。當然不復工不等於不作工，牧者同工普遍反映這段時間事奉反而更加忙碌。

從積極層面看，我也相信很多教會和機構因為疫情而真正全面深入地開展新媒體事工，體會經驗到其中益處，未來將會更加積極思考和推進。也不再把線上和線下對立起來看，而更是一種疊加與融合。過去我們常說以線下為主、線上為輔，可能以後這個比例會改變，甚至很可能是線上為主，線下為輔，動態平衡。線上聚會將會成為教會的新常態。

新常態下的新契機

之前提到中國大陸有些教會前幾年因為大環境的原因，不得不化整為零，也因此開始較多使用新媒體，培養小組長，重視家庭崇拜，以至可以相對從

別的感覺，就是全世界的弟兄姐妹都聯合起來了！因為目前幾乎所有的教會都線上上，我們透過網路，大家真的連接在一起。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感覺，跟以前在教會裡守聖餐很不一樣。

關於網上是否可以守聖餐，一開始我們會認為是神學和教義的問題。今天看來很可能更多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疫情拖得時間一長，爭論就沒有了。現在大家關心的是網上洗禮的問題。當然洗禮基本上是可以多等等的。但是我在想，如果說網上聖餐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的話，網上洗禮會不會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呢？

我不能再多講，再多講可能就被打成“異端”了。我只是給大家拋出這個問題讓大家一起思考。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因為我們對未來科技的發展還缺乏足夠的想像力。邱慕天最近有篇文章，其中有從區塊鏈的角度來思考網上聖餐，很有意思。相信我們如果對這些新科技、新媒體多些認識和瞭解的話，也會啟發促進我們的神學思考。

到目前為止，據說還有 1/3 的美國教會沒有實行網上聖餐，而中國大陸很多教會都已經做了。如我所說，可能主要也是個時間問題。有些事情只有經歷了，才能體會。當然我們也知道有很多教會是堅持不在網上守聖餐的。對於那些不願意改變的，也不要嘲笑他們“食古不化”。比如我們今天看阿米什人，一般不會嘲笑他們，更多的反倒是欣賞跟尊重。

我們華人普遍崇尚實用主義，難得有一些真正堅持得住的。他們的堅持，對於快速變化的這個時代，也是一個提醒。

新科技之下，誰是第一宣教對象？

太多的時候我們都把新科技、新媒體當成工具而已。當我們把它當成工具看的時候，很容易就以為我們是主人，以為我們可以掌控這個工具。實際上我們被科技、被工具塑造的可能性更大，成分也更高。當然也不要“不是

你的語言，我聽我的語言，即時的沒有語言障礙；第二，通過 Zoom，握手和擁抱都可以感覺到；第三，開會的時候，你在泡茶，我也可以聞到香味。”

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今天線上聚會的很多缺憾都將被補足。而這將是多麼美好的一個畫面，也是多麼值得期待的一個場景！同樣，也會對教會的形態和宣教模式產生深遠影響。

5G、AI 的發展將會對傳播領域帶來巨大改變，也會對教育產生巨大的衝擊。有人開玩笑說，不管你念哈佛、耶魯還是社區大學，現在我們都在 Zoom 上大學。大規模的線上教育不僅會對教育模式帶來改變，也會對教育制度產生巨大的衝擊。

臺灣大學的孫志鴻教授最近有篇文章也提到這點。他認為，“以後很有可能學校老師會從這個課堂教導的繁重任務，轉化成從旁輔導學生學習的生命導師的角色。加上人工智慧技術的輔助，網路上大量免費的、優秀的資源，打破城鄉與貧富的差距，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不再遙遠。”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對教會而言，我覺得實際一點講，神學院一方面未來可能會因此而重新洗牌；同時，在家教育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積極前景，可能也會幫助很多中國基督徒家庭走出子女教育的困境。

教會是不是媒體？網路宣道士需要裝備嗎？

我三月之前那篇文章發表以後，也有一些質疑和批評。其中有一篇甚至有兩萬多字，我們公號也趕快轉發，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認真嚴肅地討論，而不只是簡單地反對。我在文章中提到一般教會對新媒體有三種態度，第一種就是“悲觀”，擔心偏離本質，乃至異化。這也正是這篇批評文章的主要觀點。我當然不否認這種可能，但問題是你如果不使用、不參與這個塑造過程的話，它一定會異化。只有你積極主動去參與，才有你的分。

播也不例外。我認為，其中最大最深遠的改變，不在工具平台或形式生態，而是新媒體的應用使基督教傳播擴展到了巨大的公共空間，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強烈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為基督教傳播進入社會主流帶來了極大的機會，同時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五年後的今天，這一場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把教會的媒體性徹底啟動並充分展現，同時把教會的公共性更充分展現。

與歐美的基督教社會相比較，基督教自景教入華以來從未主流過，當代的本土基督教會都是近一二百年內重新扎根，歷史非常短、社會影響力有限。公共神學尚屬新鮮事務，對職場領域也缺乏足夠的瞭解、對話、牧養。我們對更新和轉化結果的期待和美好願景需要降低一些或者說放得更長遠一些。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精力放在除草，搬石頭，趕走飛鳥的“基礎建設“，需要更多地投入，並心存忍耐。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認識到，“公共”“公民”這些字眼對於中國社會、甚至華人來說，都還是模糊不清的概念。這場疫情讓全社會都切膚之痛地體會到，我們內心也必須承認：公共事務不只是政府的事務，而是關乎每個人人生死的事務。身為共產黨員，據說也去過教會的李文亮醫生所說一句名言：“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公共責任不只是乖乖地待在家裡，而是勇敢地喊出“假的！假的！”是艾芬醫生的“早知如此，老子到處說”，更是方方日記，每一個人的朋友圈。這是包括教會的每一個人都要上的必修課。

媒體性加上公共性就等於公知。所以我們看到一大批企業家、甚至演藝體育明星成為公知，意見領袖。影響力擴大的同時也帶來很大的風險甚至是牢獄之災。但不發聲、不參與的結果也未必好到哪裡去。“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雪崩時，也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每一個基督徒、每一位牧者、每一間教會都要面對，都要深思。另一方面，甚至需要做好面對更大逼逼的準備。

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

當然，疫情終將過去，亦或長期共存。這個世界會充滿更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科技發展的趨勢是可以預測的，而且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有人說這場疫情給世界按下了暫停鍵。這場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改變太大太深，我們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的時代了。在我看來，可能不是暫停，而是快進——讓我們一下子從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奏進入了第一樂章！

也有人說這次疫情使全球化這個“巴別塔”坍塌。在我看來，疫情讓我們更真實地體會到地球村裡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我們看到謊言和仇恨將人們隔離；經濟上、政治上大家忙著脫鉤、甩鍋。然而科技的發展卻將世界更加緊密相聯，那人類的心靈又要由誰連接？

未來很明顯，產業鏈、全球化在重構，世界秩序在重構，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在重構。教會也是。基督徒和教會也在反思我們的崇拜、牧養、宣教、神學和事奉。五百年前與印刷術相伴的是一場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的宗教改革，而今天的新媒體比印刷術厲害多了，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也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們需要更前瞻、更積極、更有開創精神的態度勇敢迎接。未來十年或許經濟上會比較難過，社會也可能會充滿動盪，但是對於每個基督徒來說，他的復活是我們的盼望，所以我們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他在凡事上掌權，讓萬事都互相效力。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寒冬；

附錄

晚清時期鼠疫的歷史反思： 基督徒為了什麼而存在？

陳智衡

疫症在歷史中，時常突然出現在人類社會。在現今醫療科技發達的社會，疫症出現往往令人束手無策，更何況昔日衛生意識薄弱的中國社會。在晚清末期，無論在東北地區，又或彼此相連的廣州與香港都曾爆發鼠疫，而且死亡率相當之高。當時不同地方政府、教會組織或基督徒所作的，都值得今天共同反思參考。

一．粵港鼠疫

1894年3月廣州出現鼠疫，這次鼠疫傳播幅度影響廣東省各地及英國殖民地香港，在數月間就超過十萬人死於這次鼠疫症之中。³⁹當時《申報》於4月15日有此報導說：

近日粵東疫症流行。自城廂以及鄉落，無有蔑有，死亡之多，實從來所罕見。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覺應接不暇。有某鄉戶口寥落，不滿百家，旬日之間，竟斃百餘人，其中幼孩居多，往來行人，恐致傳染，鹹有戒心，不敢向此鄉涉足。亦可見疫症之盛矣。⁴⁰

之後不久，廣州爆發疫症的消息廣泛傳開，並且快速向外擴散。多個地

區出現感染和死亡個案後，不少人都人心惶惶。《申報》於5月7日報導說：

疫症流行始於前月，初由東關、南關、新城，遞及於城內。其時天久不雨，鹹以為亢旱所致，乃三月以來，暘雨應時，陰陽和會，似疹癘可以潛消，人民自能康樂矣。詎傳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廂內外，到處皆然。西關連登巷煙戶無多，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死者計共數十人，十室九喪，哭聲偏地，其餘各處，大略相同。棺木店晝夜工作，仍覺應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頃刻即斃，多有不及醫治者，故醫生藥店，反形寂寂。⁴¹

面對極度嚴峻的疫症蔓延，不少人以民間信仰驅除妖魔鬼怪邪靈等儀式來應對，⁴²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附近佛山等地。⁴³ 在這情況下，廣州政府沒有明顯和具體的防疫政策，也沒有邀請西方醫療人員協助。當地政府只下令清洗街道，呼籲市民保持街道清潔，要求市民把盛載糞便桶蓋上，並規定每天早上十時收集。鼠疫在廣州大規模擴散，從貧民居住的南區快速擴散至其他地區，廣州每日約有200至500人死於疫症，至6月底估計已有五萬人死於鼠疫。⁴⁴

由於香港與廣州兩地相鄰，兩地亦沒有嚴格出入境控制，故此無數人經常往返兩地。當1894年4月的清明節過後，不少返鄉祭祖的華人回到香港，疫症亦因而傳入。5月7日出現首宗個案後，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從患病到死亡只是四十八小時，死亡率是65%至100%之間。港英政府立即採取隔離檢疫措施，把患者安排到“海之家”（Hygeia）醫療船隔離及治療。可是疫症在社區傳播驚人，多個國籍都有感染者和死亡者，就連英軍也有多名感染鼠疫而死亡。短短一個月，有記錄的死亡人數就超過2,447人，還未包括沒有記錄的人士。因著人數眾多，於是增設“堅尼地城醫院”（Kennedy Town Hospital）、“堅尼地城玻璃廠醫院”（Kennedy Glassworks Hospital）及把屠宰場改為臨時醫院（Slaughterhouse Hospital）。⁴⁵

疫症爆發初期，潔淨局感到疫症在香港蔓延的可能性時，他們於1894年5月11日宣佈香港為疫埠，禁止華人離港，亦對來港人士進行健康檢查。

此外，因著華人感染者不願意求醫，匿藏於華人住宅區內。⁴⁶ 政府即授權有關部門清洗華人聚居的地方，當時集中清洗的地方是太平山區，而其中有份作這樣決定的人是首位華人牧師何福堂的兒子何啟醫生。⁴⁷ 港英政府啟動中央集權式的防疫政策，並即組成 300 人的輕步兵搜查太平山區的華人，把有疫症病徵的人送到指定的隔離醫院。步兵團負責把匿藏病患找出來檢查、以及在樓宇和管道灑上藥粉消毒，他們必要時更可以把病患家中物品燒毀。此外，他們亦可把屋內所有住戶遷出，讓潔淨局人員消毒後方可回家。可是，當時不少英籍的步兵團成員都相繼感染疫症及死亡，加上有其他國籍的人也失去生命，這就更讓港英政府確定要堅持強硬手段來防疫。然而，因著官員強硬執行職務，結果做成華洋文化衝突，華人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於是港英政府派出炮艇在太平山對出的海面上示警。那些對英國人充滿恐懼及不滿的華人，因聽信謠言——港英政府會對他們不利，故此 5 月至 6 月期間，就有 8~9 萬人偷渡離開香港到廣東省去。⁴⁸

當時倫敦傳道會的雅麗氏紀念醫院和那打素醫院位於太平山區旁邊，因著位置與當局的清洗行動而易受影響，故此把醫院關閉，改為臨時收容所，接收因疫症無家可歸的基督徒。至於原本醫院的醫生、護士及醫科生，則派往政府於堅尼地城成立的“堅尼地城玻璃廠醫院”醫治病患。根據傳教士簡裡醫生（Dr. James Cantlie）記載說：

醫學生自動回應參與雅利氏醫院管理下的疫癘醫院工作，在疫癘威脅的可怕情況下，親友多死於此病，居民紛紛逃出疫區，病房盡是染病的人，個個死亡，無一倖免，而他們仍在病房負起書記及男女護士等工作，忠於職守，這些英勇事蹟是前所未有的。⁴⁹

除了他們之外，到醫院參與服事的還有其他傳教士、教師和牧師，這包括倫敦傳道會的大衛斯小姐（Ms. Helen Davis）、聖公會的鐘斯小姐（Ms. Jones）及義大利嬰堂的修女亦參與其中。⁵⁰ 當時道濟會堂的王煜初牧師也到醫院探訪、慰問及傳福音，傳教士對王牧師在疫症期間仍到醫院服事，予以

高度讚揚。⁵¹

至於在廣東的情況，當時公理會的喜嘉理牧師（Rev. Charles Robert Hager）和伍賴信牧師（Rev. A.C. Nelson）常在廣東的公理教會服事。在疫症期間，他們也關心香港和廣州的教會情況。當時香港公理教會的學校停課，教會崇拜也暫停。⁵²而伍賴信牧師當時正處身於廣州爆發疫症之時，因著香港對華人社區的大清洗行動，引來廣州出現反西方的情緒。當中更有謠言說中國基督徒婦女散播毒藥之類，亦指控傳教士醫生迷惑和毒害人，⁵³在那個時候，廣州街頭就曾出現一些海報宣稱要把傳教士殺死和分屍。⁵⁴當時就有兩位女傳教士在街上被扔石頭及被追打，幸好被官府拯救而逃過被殺的可能。此外，當時亦有兩間農村教堂被襲擊，一位教會基督徒老師被殺。⁵⁵

面對社會不穩及疫情嚴峻的情況下，當時在廣州的公理教會的學校與其他學校一樣停課，沒有其他選擇可言。同樣，教會崇拜亦暫停，伍賴信牧師最多只為少數信徒舉行聖餐及洗禮。在這非常時期，傳教士們大部份工作都暫停，他們只能在家中學習有關鼠疫的相關知識而已。⁵⁶這情況直到9月初，廣州疫情稍微消退，香港亦撤銷疫埠的狀態，伍賴信牧師才讓廣州教會恢復崇拜。⁵⁷

二. 東北鼠疫

當華南地區於1894年出現鼠疫後，東北地區十多年後亦出現相同的情況，而滿清政府的政治格局亦出現了大幅變化。1910-1911年的冬天，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肺鼠疫症傳播，按記錄確診人數是43,942人，死亡人數亦是43,942人，沒有康復個案，死亡率是100%。⁵⁸1911年1月2日，瀋陽出現首個確診個案，來自哈爾濱的患者在街上被發現。⁵⁹到1月12日，瀋陽就有23人死亡。當時東北三省總督錫良對出現疫症相當重視，任命長老教會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 1855-1936）為首席醫療顧問，同時成立防疫

多村鎮拒絕外人進入，各家各戶不敢出門。要外出的都捂著大口罩快速行走，基督教會也停止了崇拜等集體性的聚會。愛爾蘭長老教會傳教士倪斐德（Frederick W. S. O'Neill）曾描述說：“街上空無一人，商業幾近停擺，學校也不得不關閉。恐怖的氣氛四處瀰漫，一切公共活動都取消”。據說當時裝著屍體的棺材放在街頭，有時因為屍體太多，有些屍體連棺材也沒有。⁶⁶

當時除了傳教士參與防疫工作之外，亦有華人教會領袖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略盡綿力。那時法庫地方政府在郊區設立簡陋的醫院，專時接受感染者。很多人都知道這些感染者都是等死，絕無可能康復出院，故此無論官員、醫生和地主都沒有人願意擔任管理醫院的責任。有一位姓商的教會長老，是市鎮衛生委員會主席的助理。他有見及此，故主動負責這沒有人願意幹的職務，並且承擔焚化和埋藏遺體的工作。此外，他亦在自己的田裡設立避難所，收留和照顧那些感染者，提供食物給他們，堅持了四個月，最終疫情過去，慶倖這位商長老沒有受到感染。當時的傳教士相當敬佩商長老的付出，認為他是“詮釋基督教精神的楷模，甘願為他人犧牲，服務於上帝”。⁶⁷

防疫工作到三月，死亡人數開始減少，到四月最後一個病例出現後，疫情基本上受控。⁶⁸ 在這次防疫戰中，當時政府動員了 3000 名醫生、護士、員警和士兵，其中 297 人殉職，死亡人數接近 1/10。⁶⁹

三. 以史鑒今

百多年前，無論華南或東北，都曾出現鼠疫橫行的時期。無論是三地政府的防疫政策，以及教會組織和基督徒的參與，都對今天有參考價值。現試從這三方面來探討。

1.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比較

晚清時期三地面對鼠疫的處理方式，他們都有著不同的應對做法。廣州政府沿用歷代的做法，不直接介入和控制，而是以間接方法作出向大眾交代

然是避免疫症透過教會群體網路擴散。

隨著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發展，近來開始出現有關網上舉行聖餐的神學依據和實踐，這涉及聖禮可否在網上實踐的問題，當然這引來不同教牧的神學討論，各有支持與反對。誠然，若對比佛教和中國傳統的祭祀模式演變，佛教早就有網上燒香拜佛的服務，認為“線上拜佛，只要恭敬心誠，同樣可以產生功德利益”。至於傳統的祖先祭祀，除了出現有網上祭祀和遠端祭祀外，亦發展至微信直播的“代客掃墓”。那邊這樣的發展變化，當然引來支持者和反對者，各有其論據。

筆者認為非常時期自然要非常處理，所有事情彈性處理也無可厚非的。有教會依神學論據而倡議網上聖餐，亦有教會則選擇暫停聖餐，根據各自的神學解說，實難以有絕對性的對與錯。然而，筆者想帶出的問題是，若今日教會因疫情而熱衷於聖禮的網上實踐，那網上洗禮是否可以呢？若網上聖禮有充足的神學依據，那將來會否把非常時期的做法變成常態化運作？而且會否與其他宗教的網上儀式有相似發展，讓人可以按不同需要而作不同的選擇，包括實體或網上。當然，這只是假設性的猜測，可是如果基督教網上聖禮及其他禮儀有這樣的發展傾向，對教會和信徒的影響是好是壞真不易說，但筆者難免對這可能性發展有所擔憂。

3. 實踐信仰的基督徒

在疫症期間，眾人都活在艱難的日子裡。然而作為基督徒卻有不一樣的使命，就是如何在上作鹽作光，以自己的知識、訓練和資源說明有需要的人，給別人“一杯涼水”。昔日在疫症期間，有醫療知識的基督徒醫生和護士，自然願意多走一步，以醫療知識來參與防疫及治療的工作。如果政府不作為，那基督徒醫護人員的影響力相當有限。可是，如果政府是採取積極和主動的防疫措施，那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更為重要。因著基督信仰緣故，當時不少基督徒都願意比別人多走一哩路，甚至犧牲生命。故此，應常存對他們有鼓勵和感謝的心，而不是不單沒有幫忙，反倒加添他們不必要的壓力和謊謬的

歷史上的大流行病與公共崇拜

John D. Witvliet, Noel Snyder, María Cornou, Chan Gyu Jang

新冠病毒給全世界教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隔離，本文透過反思歷代教會對流行疾病的回應，盼望能帶給我們安慰。

本文搜集的資料講述了教會和流行疾病的故事，這些故事既讓人絕望也充滿盼望，既有折磨人的不堪痛苦也有鼓舞人心的牧養變革。這些是歷史學家、編者和作家留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很高興能跟讀者分享這些歷史記錄，也期待在未來能繼續更新。

在按歷史發展的時間線閱讀時，請留心以下幾個主題：

- » 塑造教會來信靠這位充滿愛的上帝
- » 從詩篇獲取必不可少的屬靈亮光
- » 基督肢體之間的團契和彼此扶持安慰
- » 公禱和私禱，看重真誠的哀歌和發自心底的感恩
- » 公共崇拜的重要性，透過公禱，講道，詩歌，洗禮和聖餐，來回應危機時刻的特殊需要
- » 教牧領袖共用經驗，在聖靈的感動下教導和學習，建立基督的身體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要操練去中心化（de-centered）。基督信仰的智慧，歷經許多個世紀，在不同的文化處境中，顯出不同的宗派傳統。從跟我們相差甚遠的歷史和文化處境中，我們能學習很多東西。這實在是基

離他們最親密的人……以防止這種致死瘟疫的轉移和傳播。”

—— Stacy Craig, “讓我們傳播互助而非瘟疫”, 阿什蘭日報

黑死病，義大利，1348 年

錫耶納的凱薩琳（1347–1380 年）

錫耶納的凱薩琳出生於 1347 年，根據作家小查理斯·米（Charles L. Mee, Jr.）的描述，“很有可能就在這一年，一種跳蚤跟隨黑老鼠進入了義大利墨西拿港……這種跳蚤攜帶大量的芽孢桿菌鼠疫病毒。”老鼠、跳蚤和芽孢桿菌帶來了有記錄以來最可怕的瘟疫。從 1348 到 1350 短短的三年間，黑死病奪取了冰島和印度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年幼的凱薩琳竟然存活下來。錫耶納的凱薩琳活了下來——並且積極幫助他人——在人類歷史最具毀滅性的瘟疫中。

—— “黑死病”，今日基督教

黑死病，英國，1348 年

諾維奇的朱利安（1342–1416 年）

諾維奇的朱利安生活在動盪年代，當時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第一輪瘟疫爆發時，她才只有六歲。聖朱利安堂旁邊的道路就是用來運送感染瘟疫而死的屍體，小朱利安一定聽過運屍車經過的聲音。英法百年戰爭在 1337 年爆發，同年兩國教皇分裂，互相懷疑指責對方是敵基督。饑荒和牛病加速激發了農民起義，約翰·威克裡夫和他的同伴——就是羅拉德派信徒，被宣告為異端。他們當中很多人被燒死埋在了朱利安教會的後面。朱利安一定知道當時的慘況。如此動盪的年代，朱利安領受了從神而來的意象，她把它們記錄下來，

黑死病，日內瓦，1542年

約翰加爾文（1509–1564）

在加爾文擔當牧職期間，日內瓦曾經五次遭受瘟疫威脅。第一次疫情爆發是在1542年，加爾文個人蒙引領去探訪一個感染瘟疫的家庭。明知此舉可能意味著死刑判決，該城市的長老們為了阻止他這樣做而施加干預，因為他們堅信加爾文的領袖角色是不可缺失的。牧者們在加爾文的領導下照舊繼續著英勇無畏的服事，他們述說著許多人歸信的喜樂。許多牧者們因此而失去生命。而很多人並不瞭解，加爾文私下裡在日內瓦和其他瘟疫肆虐的城市中繼續著牧養關懷事工。

——格萊·柏雷，“在瘟疫時期事奉基督”，裡高尼爾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

天花傳染病，普林斯頓，新澤西，1758

約拿單·愛德華茲（1703–1758）

約拿單·愛德華茲，在初次擔任新澤西學院（普林斯頓）校長期間，於1758年就《耶利米書》28:16講了一場新年佈道，題為（“今年你將死去”）。當時新澤西的普林斯頓正經歷著一場天花傳染病的侵襲。他後來注射了預防針，結果兩個月後就去世。愛德華茲曾經有一次在他一場題為“光陰寶貴，愛惜為念”（1734）的講道中說：“吾輩當極其珍視時間，因無法確知其能否延續。吾輩唯知時光短暫，卻不察其究竟何短……”

——“當瘟疫臨到：以往世紀的教牧關懷”，羅格學院出版社

核戰爭威脅面前的群體癡病

C.S. 路易士 (1893-1963)

1948年，路易士寫了一篇題為“論生活在原子時代”的文章。在文中，他談到他當時代的大多數人針對核戰爭威脅的焦慮……這是嚴肅而合理的擔憂（在他所處的時代），路易士寫道：一方面，我們對核子炸彈想得過多。“我們要如何生活在一個核子時代？”我很想回答：“何必如此？既然你曾經活過了16世紀倫敦幾乎每年都免不掉的瘟疫，又既然你活過了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入侵者每天都可能夜間登陸突襲，並對你一劍封喉的維京時代；其實你正生活在一個癌症頻發、梅毒蔓延的時代，一個發生空襲、鐵路、汽車交通事故的時代，”換言之，我們不必誇大我們處境的新奇……這是首先需要指出的一點：首先需要採取的行動就是振作精神。如果我們都將被核彈摧毀，那就讓我們在核彈襲來的時候，從事明智並人性的事務吧——禱告、工作、教育、讀書、聽音樂、給孩子洗澡、打網球、和朋友小酌聊天、玩飛鏢——不要一想到核彈就像恐慌的羊群擠成一團。核彈能毀壞我們的身體，細菌也能做到這些，只是不要讓它們統治我們的頭腦。

——馬可鮑爾，“新冠冠狀病毒，氣候變化和路易士”

伊波拉，2015

獅子山東正教會

在2015年伊波拉病毒在全球爆發之際，A.T. 阿達莫波羅正在獅子山，和他的本國人民在一起，這裡正是疫情爆發的中心。他在報告中寫道：“從外國來的人不斷給我打電話詢問：‘牧師啊，你為什麼不離開這裡，救自己脫離潛在的感染源和死亡的威脅？’”答案很簡單。上帝此時將我安置在西非，作為獅子山羊群的牧者，和他們相守、照管他們、教導他們、安慰他們，

注釋

(Endnotes)

1. 這是美國荷蘭裔神學家 Louis Berkhof 為聖禮下的定義，見李健安：《簡明神學 Q&A》，第三版 (Selangor: 福音文化中心, 2011), 頁 197。
2. 同上。
3. 鐘百恩著，楊基譯：《加爾文論崇拜》(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頁 112。
4. 卡爾·楚門著，王一譯：《路德的人生智慧》(上海: 三聯, 2019), 頁 176-7。
5. 卓俐著，劉凝慧譯：《建構崇拜: 平衡聖經與文化的設計藍圖》(香港: 浸信會, 2017), 頁 149。
6. 同上, 頁 146。
7. 因為洗禮並不像主日崇拜和聖餐一樣有較為固定的日子, 所以, 在此筆者主要談聖餐禮。
8. 卓俐著, 《建構崇拜: 平衡聖經與文化的設計藍圖》, 頁 146。
9. 柴培爾著, 張怡晨和宋梅琦譯：《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South Pasadena: 美國麥種, 2011), 頁 385。
10. 鐘百恩著, 楊基譯：《加爾文論崇拜》(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頁 117。
11. 柴培爾,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頁 387。
12. 比如線上上(即網路上)進行公共崇拜, 有人叫好, 但也有人質疑這還是崇拜嗎? 甚至惡言相向(當然, 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有人提出具體的建議, 反之, 非常需要)。
13. 加爾文, 《基督教要義》, 4.1.9。
14. 林鴻信著：《系統神學(下)》(新北, 校園, 2017), 頁 1419。

33. <https://mp.weixin.qq.com/s/M6PnN2rgC5YeZmNyrugk0Q>
34. https://mp.weixin.qq.com/s/ENfkIyivoRY_fD65Mq3KOg
35. <http://anglican.ink/2020/03/31/the-church-without-the-eucharist-is-not-the-church-interview-with-john-zizioulas/>, 特別感謝 Edmund Saw 的推薦。
36. 這裡參考了北美基督教改革宗教會敬拜事工部門給的建議, 尤其是第 7 點關於“屬靈聖餐”的部分。
<https://network.crcna.org/worship/lord%E2%80%99s-supper-and-covid-19>
37. <https://anglicancompass.com/spiritual-communion-during-the-covid-19-pandemic/?fbclid=IwAR32IC1eJRHkByypHY2a2qYdSvA82Kn1DQAnSUwYuedpexvaUR1BNyj2sRE>
38. https://mp.weixin.qq.com/s/_BR2qpnFQeuqk19NQJyDIg
39. 曹樹基〈1894 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第四期 (2005), 頁 80。
40. 〈疾疫盛行〉《申報》(1894 年 4 月 15 日)。
41. 〈羊城疫勢〉《申報》(1894 年 5 月 7 日)。
42. 〈羊城疫勢〉《申報》(1894 年 5 月 7 日)。
43. 〈佛山禳疫〉《申報》(1894 年 5 月 17 日)。
44. 羅婉閑:《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 - 1990)》(香港: 中華書局, 2018), 頁 108。
45. 羅婉閑:《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 - 1990)》, 頁 107 - 112; 117 - 118。
46. 羅婉閑:《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 - 1990)》, 頁 116 - 118。
47. 巴治安:《矜憫為懷: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1887 - 1987)》(香港: 該院, 1987), 頁 31。
48. 羅婉閑:《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 - 1990)》, 頁 118 - 128。
49. 巴治安:《矜憫為懷: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1887 - 1987)》, 頁 32 - 33。
50. 巴治安:《矜憫為懷: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百週年紀念特刊(1887 - 1987)》, 頁 32 - 33。

51.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1843年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2003), 頁138。
52. Letter to Judson Smith from Charles Hager, December 21, 1894.
53. Letter to Judson Smith from A.C. Nelson, June 14, 1894.
54. Letter to Judson Smith from A.C. Nelson, June 30, 1894.
55. Henry V. Notes, "Canton—Five Storms of Wrath, 1870 to 1894,"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VI, February 1885, P.54.
56. Letter to Judson Smith from A.C. Nelson, June 30, 1894.
57. Letter to Judson Smith from A.C. Nelson, September 12, 1894.
58. 杜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頁197; Du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3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C.M.G.*,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P.235.
59. 馬克·奧尼爾著, 牟京良譯:《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香港:三聯書店, 2012), 頁88。
60. D.克利斯蒂醫師著, 郭維租譯:《奉天三十年》(臺北: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8), 頁210; 杜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 頁198 – 200; Du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33-1913: 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C.M.G.*, P.236.
61. 杜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 頁200。
62. 馬克·奧尼爾著, 牟京良譯:《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 頁88。
63. D.克利斯蒂醫師著, 郭維租譯:《奉天三十年》, 頁212 – 214。
64. 杜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 頁202 – 203。
65. 杜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 頁209。
66. 馬克·奧尼爾著, 牟京良譯:《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 頁86 – 89。

67. 馬克·奧尼爾著, 牟京良翻譯:《闖關東的愛爾蘭人: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 頁 89 - 90。
68. 格爾德·克利斯蒂著, 張士尊及信丹娜譯:《奉天三十年》, 頁 212。
69. 馬克·奧尼爾著, 牟京良翻譯:《闖關東的愛爾蘭人: 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 頁 90。



今日佳音 新媒體事工：

原創、精選優質內容，為當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屬靈幫助，促進教會與社會和時代的對話。目前主要透過“今日佳音”微信公號等各類社交媒體平台每天發佈。

每日箴言 靈修事工：

由資深牧師及聖經學者撰寫，翻譯為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播和出版發行。中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歷史，現以文字、音訊和影視等多種形式呈現，逐步推出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內容，並大力推動本土化的創作。

遊子新歌 出版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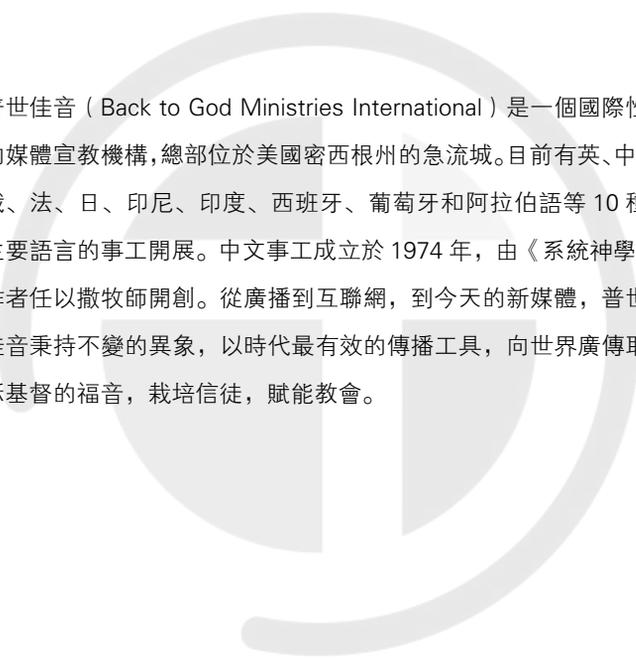
針對新一代青年知識份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礙和誤解，本叢書以客觀的事實、嚴謹的態度和輕鬆的表達方式，詳細闡述基督教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其他宗教、中西方文化的關係。陸續出版中。

話語論壇 研討事工：

為推動新媒體事工的發展和聯合，促進主內媒體機構間的合作，我們在中國、臺灣、北美和其他華人聚居地區定期舉辦專業論壇和研討會，並將研討成果與眾機構和教會分享。

網路宣教 培育事工：

透過創作比賽、營會等各種形式來發現、激勵、培育主內各類文化生產、神學研究及網路宣教人才，並編寫錄製相關培訓課程，供神學院和教會主日學使用。



普世佳音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是一個國際性的媒體宣教機構, 總部位於美國密西根州的急流城。目前有英、中、俄、法、日、印尼、印度、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語等 10 種主要語言的事工開展。中文事工成立於 1974 年, 由《系統神學》作者任以撒牧師開創。從廣播到互聯網, 到今天的新媒體, 普世佳音秉持不變的異象, 以時代最有效的傳播工具, 向世界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栽培信徒, 賦能教會。



2020

新冠疫情將全球教會一下子“逼”到了線上，這前所未有的改變逼使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須重新聚焦！

本書匯集中、港、臺和北美牧者、神學研究者和媒體人對此議題的精彩分享。有對趨勢充滿洞見的前瞻，有基於實踐的積極探索，也有神學的深入思考，和對教會重啟的寶貴建言。在為普世華人教會提供重要參考的同時，更見證時代巨變，啟發你我踏入未來，向著標竿直跑！

責任編輯：慕溪、飛登
封面設計：春花燦爛

NOT FOR SALE

ISBN 978-1-7327390-5-5

9 781732 739055

90000>

Ministry Resource/Chinese/New Media

